

爱你，迫不及待
作者：梵贝

出版日期：2000-4

啥？！这只镢子可以实现她的任何愿望？哈！她才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儿，也不相信“它”真会把她带到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让她赏那个专门玩弄女人的侯爵一巴掌……

老天爷！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它”何苦太认真，大老远把她运到这个连她爷爷都还没出世的年代，还煞费苦心的安排她遇上那个浪荡的“番邦人”，让她好好的“教训”他，不准他再视女人为玩物……唉唉唉，她的“愿望”是实现了，可是麻烦也跟着降临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01节

方雪茉气喘吁吁地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飞快地奔跑着。

“对不起！借过，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很抱歉。”她边跑边朝一旁不小心被她擦撞到的路人们轻声道歉。

眼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已经快九点了，方雪茉心急地加快脚步。

九点整是“共和学园”关闭校门的时限，如果方雪茉赶不及在这个时限内进入“共和学园”的校门，她就算是迟到了！

就读于“共和学园”大学部二年级，同时也是县内空手道比赛名列第五强的选手，方雪茉生平最害怕的除了轰轰雷声外，再来就属她们班上的现任导师林美？了。

动不动就红着眼眶的林美？最令方雪茉感到没辙。由于方雪茉的母亲也很爱哭，总是哭得方雪茉心烦不已，进而感到畏惧。有了母亲这样的例子，方雪茉最受不了有人在她的面前哭泣，所以当林美？在她眼前落下第一颗泪珠时，方雪茉就知道她完蛋了！

林美？的泪水总会引出她心中极大的罪恶感，让她觉得自己好象是做了什么逆天背德的错事似的，因为方雪茉完全不敢违背林美？所定下的班规——包括九点钟以前到校自习这一条。

方雪茉望一眼手腕上的计时器，距离九点整已不到十分钟，但是“共和学园”雄伟壮丽的校门口却远在两百公尺以外的斜坡上。斜坡耶！可怜的她还得先爬上一段斜坡才能够如愿到达目的地，方雪茉简直欲哭无泪。她怎么这么惨？难不成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五，抑或是只属于她一人专用的黑煞日？

“我死定了！都怪那个该死的闹钟，如果不是它没有响，我又怎么可能会沦落到没有校车坐的地步？”方雪茉将所有的错全都归咎于闹钟头上，浑然忘了其实闹钟有响过，只不过向来嗜睡的她在伸手关掉开关后，又反身搂紧棉被睡着了。

“请问……你是方雪茉小姐吗？”

方雪茉一个回头，见到一名身着黑衣的俊秀男子。

男人！她这辈子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生物。

微蹙着眉，方雪茉满心戒备地问：“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

陌生男子递上一个刻有奇怪徽章的黑檀木盒，笑说：“有人托我送东西给你；是只银镯子。”

“银镯子？”方雪茉迟迟不敢伸手接过木盒，“是谁的委托？我认识的人吗？”

男子神秘一笑，“也许！你很快就会认识他了。对了，我叫卫恒。”

“OK，卫恒。不过，我实在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无妨！你只要收下它，我的任务就算是安全了。再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只银镯是曾受过月神祝福的‘茉银之月’，特别钟爱银月的光辉，只要你在月圆之夜朝它说出心底的愿望，就可以美梦成真喔！若是有兴趣的话，你不妨试一试，真的很灵验的。”

“可是……你确定要找的人就是我吗？”

“除非你不是就读‘共和学园’大学部的方雪茉。”

“那的确是没错，但……”

“算我拜托你，”卫恒哀求她，“你就收下它好吗？”

方雪茉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点头答应说：“好吧！谢谢你。”

“不！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对了，你会试一试吗？”

这无厘头的问题让方雪茉听得一头雾水。“试什么？”

卫恒不嫌麻烦地重复一遍，“在月圆之夜的月光下许愿。你会试一试吗？”

“这……”拗不过他期盼的目光，方雪茉呻吟了声，“OK！我会试试的！”

在满月的月光下许愿？那听起来就像个大白痴似的，她才不做这种蠢事呢！她在心中偷偷补了句。

卫恒满意一笑，“相信我，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我……”卫恒正要搭腔，漫不经心的视线忽然瞥见附近公园里的大时钟正标示着目前的时间——九点三十分！

方雪茉哀号一声，恍然想起自己还得到校上课这回事，她收好檀木盒，匆忙离去。

跑了一小段路之后，仿佛又想起了什么，方雪茉回头大喊：“谢谢你的镯子，我会好好珍惜它的不好意思，我还要上课，得先走一步了！若有空的话，我再请你喝下午茶，拜！”

不一会儿，卫恒已经看不到方雪茉那抹窈窕俏丽的身影了。

“放心！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方雪茉走出浴室，边走边用浴巾擦拭着头发，并且顺手拾起茶几上的信件。

她往一旁的小沙发椅上一坐，随意扔掉手中的浴巾，披散着一头微湿的长发，打开信慢慢地阅读起来。

年近六旬的何妈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房来，笑容可掬地说：“小姐，何妈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还是热的呢！你快来喝。”

“我等一会儿再喝。”方雪茉忙着看信，无暇分心做其他事。

何妈把绿豆汤放在茶几上，好奇地问：“小姐，是谁写的信？”

“是妈妈！和以前一样，她要我多注意身体，小心别生病。还有，”方雪茉换看第二张信纸，“她提到哥哥的婚礼就快到了，要我早点请假回去，以免到时候在哥哥的婚礼上看不到我的人，她会揍我的！她还附注说，信封里头附有飞机票两张，一张是给我的，另一张则是要给何妈的……哇！何妈，她说如果在婚礼上没看到你，要连你也一起揍耶！好吓人喔！妈妈这次是认真的！”

何妈闻言笑了笑，“夫人在发火时的确是很吓人。雪茉小姐，为了咱们的生命着想，在雪董少爷的婚礼上，我们绝不能够缺席，知道吗？”

“可是妈妈她不是只会哭而已吗？她真的会揍人？”方雪茉难以置信。

可是……看何妈一脸煞有介事的模样，她的心不禁开始动摇。

方雪茉拉扯着何妈的衣袖，央求她说：“何妈，你快告诉我，妈妈她到底会不会动手揍人？说嘛！你说嘛！”

何妈神秘一笑，并不做任何回答，这更加深方雪茉心中的疑惑。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何妈揉揉方雪茉微湿的长发，轻声说：“雪茉小姐若是觉得好奇，可以利用雪董少爷的婚礼向夫人问个清楚，或者是——以身试法。”

说完，她留下一脸不满、小嘴微微噘起的方雪茉，笑吟吟地到楼下接电话去了。

“坏心眼的何妈！如果妈妈真会动手扁人，我以身试法岂不是很危险？”方雪茉丢掉手中的信件，端起绿豆汤，边喝边埋怨。

此时，楼下传来何妈的叫唤声：“雪茉小姐，是颜黎月小姐打来的电话。”

颜黎月是方雪茉系上的同学，平时两人走得很近，私交非常好。

“喔！我就来。”方雪茉急急放下碗奔至客厅，从何妈手中接过电话时，还淘气地对何妈吐吐舌头，“喂！阿月吗？你打电话来找我做什么？”她边说边将整个身子窝进沙发里。

话筒另一头传来甜美而轻柔的声音，“怎么，没事就不能打电话来找你聊聊天吗？”

“少来了！阿月，”方雪茉轻笑几声，“我又不是最近才认识你，你身上有几根寒毛我都清楚得很，还想诓我？据我所知，你好象没有一无聊就打电话找人谈天的习惯，还不从实招来，到底是哪个无聊分子要你打的电话？”

方雪茉虽不属于美丽绝伦的那一型，但清纯可爱的俏皮模样，加上不满一六〇的袖珍身高，使得她看起来宛若精巧细致的中国娃娃，吸引住不少年轻男孩们倾慕的目光。

这些“有志青年”为了得到佳人的青睐，纷纷找上方雪茉的闺中好友颜黎月，不惜重金利诱，图的就是能有机会亲近佳人，进而掳获芳心。殊不知这种作为只会惹来方雪茉的厌恶感，让她回想起……

不！方雪茉甩甩头，硬是将那幕不堪的记忆逼退，不让过往的阴影困住了自己。她重新振作起精神，仔细聆听颜黎月的说明。

“是杨龙啦！你还记不记得，上‘国学’时他就坐在你的斜前方？”颜黎月提醒她道。唉，死党是大家的梦中情人，她也是觉得挺累人的，不过……受益颇多的倒也是真的。

方雪茉连想也不想就回答：“不记得了。说！你又拿了人家什么好处？”

颜黎月答得有些心虚，“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全套一至三十一集。”

“果然！你这个漫画白痴！你怎么可以——”

“雪茉，”颜黎月急急打断她，“他只是想找你去看场电影而已。”

“我没空！还有，你赶把漫画拿去还给人家，这种东西收不得的！”

“他又不喜欢看漫画。”言下之意，颜黎月还给他也没用了。

方雪茉轻揉眉头，顿时觉得头痛极了。“阿月！”

“OK！我知道，绝不会有下一次。好了，不谈他了！”颜黎月换个话题，轻声道：“听何妈说，你要回去参加你哥哥的婚礼，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由于和方雪茉是死党，颜黎月跟何妈混得很熟，每回打电话来总会先和了也聊上几句，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个消息。“婚礼结束后就回来。怎么，你会想我吗？”方雪茉没好气地说。

“谁……谁会想你来着？”颜黎月口是心非地说。“我只是想要你的土产而已。”

“好，你要土产是吧？我把弟弟雪蒲当土产送你好了。”

“雪蒲！”颜黎月夸张地大叫，“他才几岁来着？十四？还是十五？那种还在包着尿布的小毛头，送我都不想要！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把雪董大哥打包送我还差不多，至于雪蒲那小鬼，你自己留着享用吧。”方雪蒲与她的八字不合。

方家的小孩年龄差跑很大，长子方雪董现年三十一岁，是“方家道馆”的当家主子，却意外地拥有一副温文尔雅的相貌。

长女方雪茉还是个大大学生，刚足二十岁，将来想成为知名饭店里的大主厨；么子方雪蒲，年仅十四岁，是“共和学园”国中部二年级的学生，目前担任学生会副会长一职，能力卓越，日后极有可能成为“方氏集团”的接班人。

方家的孩子，无论是哪一个，都有着极为杰出的表现。“但是雪董哥哥已经有了晓朝嫂嫂啦，难不成……你想破坏他们？”

“我哪里敢！不先让你哥哥宰了才怪！”他们的恩爱是有目共睹的。

方雪茉在一旁偷笑，“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我……好啊！我承认是很想你啦！只要你早些回来，你想带什么都行。”

在班上，除了那个不常来上课的黄逸徽与她合得来之外，就属方雪茉与她最要好，若是方雪茉请假没来上课，又碰上黄逸徽工作的档期，她肯定会无聊到数自己的脚趾头度日。

“一整套的《世界秘史轶事》如何？”颜黎月最爱这类怪异书籍。

“真的？”颜黎月兴奋地对着话筒猛亲个不停。“噢！雪茉，我爱死你了！”

方雪茉招架不住，连忙出声阻止她说道：“够了！别太热情，小心整支电话满是你的口水，那多恶心啊。还有，我真是搞不懂你耶，你怎么会那么喜欢这个……”她仔细在脑海中搜寻着较为贴切的形容词，“奇怪，对！就是奇怪！你怎么会那么喜欢看这类奇怪的书籍呢？”

“它可以让我吸收知识呀！”颜黎月回答得理直气壮。

“吸收知识？它有什么知识可以给你吸收的？”方雪茉一头雾水。

“这你就不懂了！”颜黎月开始长篇大论，“最近我看了一则有关英国皇族成员秘闻。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有个侯爵，不满二十岁就继承了世袭爵位，母亲的淫乱让他痛恨女人，终日流连于放流于脂粉花丛里，最后竟被自己所豢养的情妇与其情夫弑杀于床第间，死时才刚过二十岁生日。这本书上还提到，为了维护皇族威信，避免让皇室中人蒙羞，所以用‘狩猎时亡于流箭下’的死因来对外发布小侯爵的讣闻，以掩世人的耳目呢！”

方雪茉觉得十分无聊没趣，意兴阑珊地问：“就这样？”

颜黎月倒抽一口冷气，“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又多吸收了一项知识？”

“知识？有什么知识可以吸收的？”方雪茉搞不懂。

她认真无比地说：“小心别纵欲过度！”

方雪茉呆了呆，啼笑皆非地说：“你……阿月，我真服了你！”

她们就这样一直聊到晚饭时间才各自收线。

挂上电话，方雪茉起身，缓缓踱步进厨房。

“小姐肚子饿了吗？”何妈将炉上的玉米浓汤端上桌，“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先到客厅看电视好吗？”

方雪茉摇头，趁何妈不注意时，她偷吃口葱爆鸡肫——嗯，好吃！

“这个时段的电视节目并不好看。”还是来偷吃菜好。她在心中补上一句。

何妈不客气地拍掉她又想偷吃的手，皱起眉头轻斥道：“一个好女孩是不会偷吃菜的！脏死了！去，快去洗手，马上就开饭了。”

“是！”她顽皮地朝何妈行个礼，溜烟跑进浴室洗手去了。

“野丫头！”何妈好气又好笑地说，把最后一道蒸鱼给端上了桌。

“昔日庄周为蝴蝶，栩栩然蝴蝶，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摊开国文课本，端坐于书桌前，方雪茉正努力苦读。明天就是期中考了，她若是再不用功点，迟早会让人给死当。

蓦地，门上传来几记轻敲，不到一会儿工夫，何妈手捧一大碗皮蛋瘦肉粥推门进来。

“来，这是消夜。”

方雪茉连头也不抬地说：“谢谢何妈！”

何妈把粥搁在书桌一角，“早些睡，别熬夜念得太晚，很伤身体的！”说完，她不再打扰方雪茉，轻轻带上了门，留下一室的沉默。

不知又过了多久，寝室内沙沙作响的铅笔声终于停下。方雪茉放下手中的笔杆，伸伸懒腰。她推开椅子，走到落地窗前凝望高挂在夜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知怎么着，她的心隐隐骚动，就是平静不下来。

这只银镯是曾受过月神祝福的“茉银之月”，特别钟爱银月的光辉，只要你在月圆之夜朝它说出心底的愿望，就可以美梦成真喔！

这是前些时候，那个叫卫恒的男子曾对她说过的话，而她却嗤之以鼻。

视线缓缓移至右腕，看着那只在月光下闪动着诡谲光辉的美丽银镯。如果真能够达成心愿的话，那么她想……

方雪茉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喃喃咒骂：“大白痴！都是这月光惹的祸！”

由朦胧月光所营造出来的浪漫气氛扰乱了她的思绪，她有些恍惚地想起好友颜黎月的一番话。

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有个侯爵，不满二十岁就继承了世袭爵位，母亲的淫乱让他痛恨女人，终日流连于放流于脂粉花丛里，最后竟被自己所豢养的情妇与其情夫弑杀于床第间，死时才刚过二十岁生日。

十九世纪被情妇杀害的年轻侯爵……方雪茉微微一笑，灿烂笑容里带有一抹兴奋好奇、玩笑似的味道。

“如果真的可以，那么就请给我一个机会，带我回到那个时代，让我看一眼被情妇杀死的笨蛋侯爵！还有，”方雪茉开玩笑地说着：“我还要再赏他一巴掌，用力打醒他，看他还敢不敢如此玩弄女人！”

静待了许久，四周皆无动静，她得意的扬起眉，一副“果然不出她所料”的神气姿态。

“哼！我就知道一定是骗人的！害我跟个傻瓜一样兴奋——？”

语声未完，银月的光辉经由银镯上宝石的折射，以猝不及防的惊人速度陡然包裹住方雪茉娇小的身子。

一股强烈的疼痛感蓦地攫获住她，方雪茉感受身体像是被人撕裂了般，全身无一处不痛苦。

就在意识缓缓流逝之际，她隐约听见何妈急急跑上楼来的足音。

“何妈，我……我好痛……好痛……”

在痛苦的肆虐下，方雪茉失去了知觉，任由意识沉入黑暗之中。

第02节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乡间

卡尔皱着眉头，骑在雪白骏马上居高临下地俯视那名睡容甜美，看起来却十分怪异的女孩。

他从不曾看过有哪个女孩子的穿着打扮像她这般惊世骇俗！

一件完全勾勒出女人丰盈曲线的雪白上衣，和一条像男人般服贴笔直、黑亮光滑的粗俗裤子……他的领地上何时有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卡尔抿着双唇，一双湛蓝如大海的迷人眼瞳里更是写满了嫌恶。

他一脸鄙夷，高傲地抬起下巴，朝树底下熟睡的女孩说：“喂！丑女人，你已经闯入了私人领地，还不快离开！”卡尔静待了许久，四周除了流水潺潺，和偶尔几响划破天际的鸟啼声外，别无其他回应。

“该死的！”卡尔低咒一声，气呼呼地翻下马背，大步走向女孩，他以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站在她面前，颐指气使地说：“你这个丑女人，这里是私人领地，而且还是属于‘我’的领地”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儿，你听见了没有？”

女孩子正睡得香甜，连个翻身的动作也没有，遑论回应他的命令了。

身为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卡尔曾几何时尝过这种遭人漠视的难堪滋味？压抑不住心中一股怒火，他飞快抽出腰上的锋利长剑，指着女孩的眉心，想一剑解决令他烦躁不安的根源。

但不知怎么的，他却迟迟下不了手。

杀与不杀的念头在内心交战了许久，最后他还是软下心肠，将利剑收回了剑鞘里。

卡尔浑然未觉自己的举动，整个人就像着了魔般慢慢地朝她靠近，等到他回过神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纤尊降贵地蹲在女孩身旁，细细地打量着她。

女孩清新可人的脸庞就在眼前，卡尔觉得她就像自己在好友店中所见过的搪瓷娃娃似的，充满异国神秘风情，深深勾起他心中一抹罕见的怜意。

“哼！原来……”卡尔舒缓紧皱的眉头，薄唇勾起浅浅的微笑，再也克制不住一股流窜在胸臆中的骚动，伸出手掐了掐女孩粉嫩的脸颊，“原来你长得不丑嘛！”

指下水嫩嫩的触感让他宛若捏上瘾一般，舍不得放手，本以为好梦正甜的女孩会在他的骚扰下惊醒过来，岂料女孩只是微微皱着眉，拨开一双侵犯到她做梦的大手后，就又翻身沉沉地睡去。

如此无礼的行为很容易又挑起卡尔刚平息的怒火，他正打算使用蛮劲用力摇醒她之际，一个念头突地掠过他脑海。他缓缓俯下身，停在女孩耳畔几寸远的地方，坏坏地说：“喂！你觉得我用‘凉快’一点的方式唤醒你可好？”

女孩没有回答，熟睡中的她根本就不知晓卡尔心中所打的邪恶主意。

“不说话就算是同意了啰！”说完，卡尔轻轻抱起她柔若无骨的小身子，徐徐往河边步去。“你轻得像是根羽毛！不过，我会很乐意养胖你的。”

美丽的东西人人都喜欢据为己有，他当然也不例外。他绝对不让清新如朝露般纯净而诱人的她，轻易地从指缝间溜走。

“扑通”一声，女孩娇小的身子让他丢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河岸上的他，脸上依旧挂着一抹的邪恶的笑。

“哇，好冷！”诚如卡尔所预料一般，冰冷的河水果真让女孩清醒过来。

站在河水中，方雪茉一眼就瞧见岸上露出满意笑容的卡尔，她气冲冲地走上岸边，指着卡尔挺直的鼻梁，一脸火爆地问：“说！是不是你丢我下来的？”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地方的语言？他从未听闻过。

见他听不懂中文，方雪茉改用英文重复一次她刚才的质问。

这回，卡尔总算知晓她在说些什么。他一脸无辜地强辩道：“是我没错，可是我事先问过你了呀！”他的确询问过她，只不过她没听见就是了。

方雪茉可不记得有这回事。“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睡着了嘛。”卡尔发觉盛怒中的她仍美得令他怦然心动。

“你……”方雪茉气得想动手扁他。“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我？”卡尔一脸认真，回答得很理所当然，“我在叫醒你呀！”

“所以你就决定把我丢进冷冰冰的河里？该死的。”不雅的咒骂声脱口而出，可见她气得不轻。“难道你没有更温和、更委婉的方法吗？”

想了一会儿，卡尔接腔说道：“你觉得直接用脚踢醒你这个方法好不好？”

“你这个还未开化的非洲大人，我非……哈……哈啾！哈啾！”她还来不及骂完，就结结实实地打了好几个喷嚏。

“哼！你可真是娇弱。”卡尔紧锁眉头将身上的外套脱下，不喜欢听见她因冰凉河水而受寒的喷嚏声。

他将外套披在方雪茉瘦弱的肩膀上，过大的外衣遮去了她曲线毕露的娇躯，他伸手想为她拉好衣领，怎知她却视如蛇蝎般地闪避掉了。

“走开！”不堪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方雪茉根本就无法忍受这个陌生男人的触摸。

“不要碰我！”

“你……”从未被女人拒绝过的卡尔怒火中烧，走上前一步质问：“为什么不准我碰？哼！就算我硬是要碰你，你又能把我怎样？”

方雪茉拉紧外套，马上跳离他好几尺远，恶声恫喝他。“你敢就试试看！我一定会狠狠揍你一顿，打到你满地找牙为止！”为了让他信服，她还特地伸出拳头，龇牙咧嘴地威胁着他。

“就凭你？哈！”奇迹似的，卡尔被她孩子气的动作逗得大乐，他低头出声，压根儿不相信眼前这名看起来仍稚气未脱的娇柔女孩真有动手揍人的好本事。

他傲慢地说：“无礼的女人！虽然你无法动到我一根寒毛，不过我还是可以因为你这句莽言而将你处死，你难道不怕吗？”

“处死？你是在说笑吗？”方雪茉质疑地扬起眉，脸上全是嘲讽讪笑的神色，“你以为自己是谁？上帝？还是尊贵的国王陛下？”

她的口无遮拦让卡尔拧起眉头，“你真是胡闹！女孩，咱们的主子是女王陛下，可别再搞错了！你要是再不管好自己的嘴巴，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失言而招来确头之祸。”卡尔认真的神情震慑住方雪茉，她突然觉得事情好象不太对劲。

“别再女孩、女人的乱叫，我的名字是雪茉——方雪茉。”她一面回嘴，一面打量起四周的景物。

方雪茉蓦然惊我，周遭的环境早已经不再是她所熟悉的小天地，而是一大片油亮的青草地，以及一条小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她会来到这么个诡异的地方？而眼前的傲慢男人又是谁？她的思绪乱成一团，整个人仿佛陷入一片迷雾当中。

“雪茉？”卡尔的声音穿透迷雾，进到她耳中。“好奇怪的名字！它有什么涵义吗？”

“它还能有什么涵义？”迷失在不知名的异地中，方雪茉焦急不已，全然忘怀卡尔根本就不懂中文这回事，她微地说道：“按照字面的解释，有谁不知道这是雪中茉莉的意思。”言下之意，她暗嘲卡尔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傻蛋。

卡尔轻笑一声，对她如此放肆的态度居然不以为忤。

若是在以往，这般无礼的人老早就让他严加惩处，哪还容忍得了她一再挑衅自己的权威；可是现在他竟会心生纵容，犯不下心来惩罚她，只因他不忍见到一道道难以磨灭的丑陋伤痕留在她柔嫩的光滑的背上。

他大概是中了邪吧！要不……怎么有如此不正常的情愫在作祟呢？

“哦，原来你说的是‘洁丝敏’。”不等她回答，卡尔又接腔说：“既然如此，以后就叫你洁丝敏如好？”

虽是询问，但他口吻中霸道、不容多作反驳的强硬意味清晰可闻。

方雪茉想也不想，立刻拒绝：“不好！我喜欢‘雪茉’这个名字，‘洁丝敏’太洋化了，

我不喜欢！”

卡尔脸色一沉，极为任性地说：“不！你就叫洁丝敏。”

“不如这样好了，”方雪茉念头一转，竟与卡尔谈起条件来，“如果你肯答覆我几个问题，或许我可以考虑接受你的提议，如何？”

“得寸进尺的女孩！”轻叹口气，卡尔知道自己拒绝不了她的要求。“也罢！我允许你有这种权力可以询问我。说吧！你想知道些什么？”

自大的沙猪！在心中嘀咕了几声，方雪茉深吸口气，轻声说：“现在……现在是西元几年？还有，你是谁？这里又是哪儿？”

卡尔听得一头雾水，“现在是一八六五年，我是卡尔·兰奥·罗齐格亚侯爵，而你目前所在的地方正是我的领土。你还有什么疑惑吗？”

方雪茉震惊得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一八六五年？现在是一八六五年？噢！我的老天爷啊！我竟然……竟然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为什么？”

你若能在月圆之夜朝它说出心中的愿望，将会美梦成真喔！

如果真的可以，那么就请给我一个机会，带我回到那个时代，让我看一眼情妇杀死的笨蛋侯爵……

“该死！”方雪茉恍然大悟，“那个黑衣男人果真没诓我，银镯真的实现了我的玩笑话！”

顿时，方雪茉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不幸的超级倒霉鬼！

“什么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什么黑衣男人？”卡尔插嘴问：“洁丝敏，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不叫洁丝敏！我叫雪茉，方雪茉！”

“洁丝敏，难道你忘了之前曾说过的话吗？”卡尔提醒她，“你说只要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就同意我叫你洁丝敏，莫非你想食言？”

“不，”方雪茉狡黠一笑，“我想是你没弄清楚我话中的意思吧！我是说‘我会考虑’，而不是‘我会答应’，哪来的食言呢？”

“你……”卡尔强忍住满腔怒火，恼怒地说：“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你就叫洁丝敏。”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就凭我是兰奥·罗齐格亚侯爵，你的主人！”

方雪茉很无力地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是！我的侯爵。”快滚吧！

“很好。”卡尔对于她突来的温驯感动十分的满意，他露出一朵灿烂愉快的笑容，朝她勾勾手指说：“现在，上马来！”

他要带她回“穆夏里”，赐予她独宠的殊荣。

“为什么？”她正打算用银镯重返二十世纪呢！若是让她回去……哼！她一定要揪出那个陷她于这种困境的黑衣男人，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在医院里躺上十天半个月，否则她方雪茉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你还问我为什么！洁丝敏，难不成你之前都在耍我？”卡尔的口吻已经完全的“温和”这两个字沾不上边。

“耍你？”方雪茉开口想辩驳，可是瞧他一脸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沉模样，她决定还是识相些，别跟他顶嘴的好。“我怎么敢耍你呢？嘿！嘿！”她干笑几声，小手悄悄摸上右手腕寻找银镯的踪影。

开玩笑，再和眼前这个阴晴不定的男人搅和下去，她一条小命可就难保了，谁知道一旦惹恼了他，他会不会失控地揍她出气？

“最好是不敢。过来！我要带你回我的庄园。”

“你要带我回你的庄园？”怪了！怎么会找不到呢？始终摸不着手上的镯子，方雪茉低头一望。

它……它不见了！

微愕地高举着右手腕，方雪茉惊讶得不能言语。是什么时候？她的银镯子是什么时候遗失来着？这是不是表示……方雪茉觉得一震，她再也无法回去？！

“不，不可能！我不会如此倒霉，不会的！”

“你说什么？洁丝敏。”卡尔眯着眼，一股怒气正逐渐酝酿中，“你觉得和我一道回庄园去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吗？”

“你别吵！我需要安静地想些事。”

“你嫌我吵？你居然敢嫌我吵？！”无礼的女人！他真该赏她一顿鞭子，可是他却下不了手。天晓得他为什么要如此委屈地受这窝囊气？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吧！前些日子里，他的好友曾为他占卜，说他即将与命中注定的星相逢；当时他还讪笑不已，认为好友是在胡言乱语，没想到……

那抹陷入沉思中的娇小身影落入卡尔眼底。好友口中所说的“星”指的就是她吗？倘若好友所言不假，那么老天爷未免也太疼爱他了吧？如果每个星都像她这般惹人怜惜，他倒是不介意再多来几个。

但前提是，她得先学会什么叫做“服从”。

不过，方雪茉显然不这么认为。

心有不悦地横了他一眼，方雪茉不太高兴地说：“没错！如果没有其他事，拜托到旁边休息去，别来吵我行吗？”“你……”先前对她的怜爱一扫而空，卡尔被她鲁莽而无礼的语气挑起一股猛烈的怒火，他恨恨地紧握住拳头，克制心中想一剑刺死她的冲动，“你这个笨女人！别以为我容忍你，你就真的为所欲为。哼！要是磨光了我的耐性，小心有你受的！”

虽然打从心底怕他，方雪茉还是有骨气地回嘴说：“我没有要你容忍我，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你那什么庄园，不用理睬我没关系。”

听他的语气，好象他施舍了多大的恩惠给她，哼！她才不稀罕呢！都该怪那个黑衣人，硬塞个鬼银镯给她，害她落到这步田地。若是让她回去…

卡尔气得顶上生烟，“该死！马上给我过来！”

“我不要过去！”

“该死的你再给我说一次！”他一定会让她后悔。

“我的东西了，我要找——”

卡尔心情恶劣地打断她，“你要找什么鬼东西？”

“是一只银镯，它不是什么鬼东西。”

“我说它是鬼东西，它就是鬼东西！”卡尔揉揉眉心，显然对眼前的情况有些无力感，“听我说，洁丝敏，那种玩意儿在庄园里多的是，我会给你满满的一大箱，要多少就有多少，多到你戴不完。快过来！我们要回家了，你要是敢再不听话，我可就要撇下你一个人自己回去了。”他威胁她，其实心里根本舍不得。

方雪茉害怕地环顾着四周，她很想跟他一道走，但……“不行的！我不能走！在还没找到银镯之前，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那只银镯对她来说真是有那么重要吗？

一股莫名的怒火涌上心头，卡尔被她倔强的脾气给弄恼了，“好！很好！随便你！既然你不肯领情，我就留你一个人在此地等死好了！”

带着一身怒气，卡尔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回骏马边。

看着卡尔长脚一蹬，跨上了马背，方雪茉心中的惧意与不安更加浓烈。

“等等，我……”

“你怎样？”如果她反悔了，他还是带她回去。

天晓得他为什么要如此地委屈自己，但……他就是无法不去在乎她。

她摇头，“不！没事的。”她还是想回二十世纪。

“你……该死！”卡尔恨恨地一咬牙，策马扬长而去，将方雪茉娇的身影远远抛在脑后。

第03节

卡尔带着一身高涨的怒气回到庄园，众多奴仆们纷纷被他脸上骇人的表情吓得退避三舍，生怕一个走避不及，就成了爵爷狂炽怒火下的牺牲品。

卡尔怒的冲冲地走进日光室，唤住一名来不及逃走的女仆，“拿酒来！”他非常需要一杯烈酒来平息心中难抑的怒火。

“是。”女仆匆忙离去，速度快得仿佛什么鬼怪在后头追赶她似的。

“该死！为什么不跟我回来？”跷起二郎腿，卡尔一手支着下巴，怒火中烧地斜靠在一张

手工精美的单人沙发上，“为什么她宁愿待在那种罕无人烟的鬼地方，也不愿与我一齐回‘穆夏里’？”

“不行的！我不能走！在还没找到银镯之前，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可恶，那只银镯对她而言，真的有如此地重要吗？”

莫非……那是情人赠予她的订情之物？

想到这里，仿佛有千万根细针直往心窝刺去一般，卡尔觉得心中有一股疼痛蔓延开来。他痛恨这股异样的感觉，硬是逼自己排除掉这种可能性。

美丽出尘的方雪茉虽让他感到又爱又恨，但无可讳言的，她却也是自觉母亲淫乱来，第一个让他心生怜爱的女人。几乎是在一见到她秀丽可人的容颜时，他就衍生出一股极想拥有她的渴望；他想得到她，即使她心中的有了别人，他也不容许她拒绝。

端起女仆刚送进来的威士忌，凝望杯中半满的琥珀色液体，卡尔回想起方雪茉为了寻找镯子而露出的焦急神色，眼神不禁黯淡下来。他捏紧手中的玻璃酒杯，努力克制自己的坏脾气。

“该死！我为何会那样在意一只镯子的存在？”

紧闭的日光室大门被人徐徐推开。

跟着而来的是一阵裙摆与地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卡尔怒眉一挑。是谁这么大胆，竟敢未经允许便随意闯入日光室？

“好吓人的表情！大人。”熟悉的软语和一抹浓郁的香水味随着乔妮·亚斯的到来而弥漫在日光室的每一角落。

卡尔唇边挂着一抹淡然讽刺的笑。是了，也就只有她——专门为他解决生理需要的乔妮敢如此地胆大妄为，公然挑战他显露于外的怒火。

他知道自己太纵容乔妮了，恃宠而骄的她俨然以“穆夏里”的女主人自居，横行于庄园中；换成是纯真、毫不故作的方雪茉，即使是再受宠爱，应该也不会……

该死！他怎么又想起她来了？

“卡尔大人，是哪个不知好歹的贱民给您气受了？”乔妮娇声问道。

一听说卡尔带着满怒气回来，一个人关在日光室中喝闷酒，她就急忙唤来女仆为她装扮出最冶艳的一面，打算前来安抚卡尔。

她深深的相信，只有卡尔大众最为宠爱的她才平息得了卡尔满腔的怒火，而假以时日，她更将成为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夫人——她一直都这么相信着。

“卡尔大人，让乔妮来为您消消火吧。”乔妮伸出一双粉嫩赛雪的小手，整个人自身后贴上卡尔壮硕宽厚的背脊，轻轻替他按摩着臂膀处，极为挑逗地在他耳边低喃道：“大人……”

卡尔面露嫌恶，用力扯下乔妮似水蛇般缠人的柔荑，语调冰冷地说：“走开！我现在没那种心情，别来烦我！”

说完，他又仰头喝了酒，努力地想把方雪茉娇小无助的身影给赶出脑海。

开玩笑，她可是伦敦社交界中最美丽一朵香花，岂能忍受这般遭人冷落的待遇？乔妮一脸不甘，不死心地又往卡尔膝上一坐，细柔雪白的小手缓缓爬上了卡尔胸前，轻轻解开那排纹饰着兰奥·罗齐格亚族徽的金质纽扣，露出他健壮的古铜色胸膛。

她吸吮轻啮着卡尔的胸膛，娇声呢喃：“卡尔大人……你不疼爱乔妮呢？”

她就不相信卡尔真能好也的挑逗无动于衷。

偏偏卡尔生乎最讨厌不识趣的女人，他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使劲推开坐在膝上的她，口吻更为冷凝地说着：“滚出去！不要再让我说第三次。”

乔妮跌坐于地毯上，只觉得颜面尽失，她逸出一声呜咽，羞愤地起身离去。

心中狂炽的怒火在乔妮一番“好意”的逗弄下烧得更加旺盛，卡尔迫切地想得到方雪茉，但……

不行的！我不能走！在还没找到银镯之前，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该死！”卡尔用力将酒杯掷至墙角，清脆的玻璃破裂声响遍整个日光室，金黄色的液体随即渗染上长毛地毯，他神情阴晴不定地凝望着那块污渍，恨恨地说：“可恶的小女人，我不管你了！敢不服从我的人，就让她死在荒郊野地里好了！”

低着头、半趴在湿泞的草地上，方雪茉双手沾满了污泥，依旧不死心地在河岸边搜寻着“茉银之色”。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慢慢地，暮阳逐渐西沉，几抹美丽的残霞也缓缓隐没，在河畔辛苦找了一整日的方雪茉只觉得饥肠辘辘，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继续着犹如大海捞针般困难的工作。

跌坐于草地，抬头望着繁星点点的美丽夜空，方雪茉一想起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回到熟悉的二十世纪，得要在这全然陌生的时空中孤单生存时，就忍不住悲从中来，开始低低地啜泣。

她的悲泣引来卡尔一阵心疼。

他看着半掩着脸、毫无形象地跌坐在地上流泪的方雪茉，她一身泥泞的狼狈模样令他心绞成一团，而那断断续续的低泣声更是直直敲打在他心坎上，哭得他分寸大乱。

唉……卡尔翻身下马，缓缓朝她所在的位置走去。

这女人果然是他命中注定的星。卡尔认命地又是一叹，终于明白这辈子再也无法轻易地放开她、让她高飞。

“别哭！”卡尔蹲在方雪茉跟前，轻柔地为她拭去还残留在粉颊上的晶莹珠泪，“瞧，我不是来了吗？爱哭鬼。”

方雪茉颇为惊讶他的出现，她抹抹小脸，逞强地说：“谁……谁哭了？”

是吗？睁着那双又红又肿的眼睛还想骗谁？

但卡尔却说不出一句嘲讽的话。

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行为真是可笑透顶！当初是谁决定好再也不理会她的死活、不再管她来着的？怎么一见太阳下了山、吹起了夜风后，便心急如焚地随手抓了件自我御寒大衣，匆匆驾着心爱的马儿“月影”赶往她这儿来？

唉！算了吧！别再自欺欺人了，他根本就无法不去在乎她！

他取出为她准备好的长毛大衣，打算替她披上，方雪茉却倏地闪躲至一边。当下，卡尔僵硬着一张脸，尴尬的气氛一下子便蔓延开来。

“你——”他正要发火，却看见她脸上犹如惊弓之鸟般的神情，聪敏的他立刻察觉到不寻常之处，顿时神色一缓，温和地说：“别怕！我只是要为你披上外套，好吗？”

方雪茉紧咬唇瓣，考虑了好久，“我……可以自己来。”

卡尔虽然觉得失望，但还是把外套递给她，“OK，你自己来，然后我们就回‘穆夏里’。”

总有一天，卡尔暗自发誓，他会找出方雪茉惧怕男性触碰的原因。

一披上卡尔带来的外套，方雪茉顿时觉得暖和起来，她想起自己的目的还未达成，开口说：“不行！我还不能够跟你走。”她还没找银镯呢。

方雪茉一句话就让卡尔好不容易才舒展的眉头，倏然又皱紧起来。

该死的女人！她果真是上天派来要收服他的小星！他正觉得眼前无依的她变得惹人怜爱许多，想好好地呵护她一番时，才一转眼，她又燃起他心中才刚平息的怒火。

强行克制住想把她吊起来抽顿鞭子的冲动，卡尔微愠地说：“你以为你能够在这片森林中安然度过一个晚上吗？你会被冻死的！傻女人！”

卡尔的一句傻女人马上就换来方雪茉不平的抗议：“我才不是傻女人！我可以捡柴生火，用不着你担心。”

只有傻女人才会一直向别人强调说她不傻。

“你要怎么生火？”卡尔问。

“白痴！你难道没看见这附近满满都是树吗？”

卡尔低吟一声，真是被她给打败了！她果然是个大傻瓜。

但是傻归傻，这种天真的想法更能衬托出她稚气可爱的一面。

“你该不会以为，生火用的干树枝是要从那些树上摘下来的吧？”

方雪茉给了他一记“难道不是”的无辜眼神。

“天啊！我真是服了你！哪有人会笨到这种程度？瞧你长得一副细皮嫩肉的模样，连点基本的常识也没有，一看就知道你从未吃过苦，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你……”方雪茉无话可反驳。虽不服气，但仍是让卡尔给说中了，她根本什么事都做不来，如果真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种荒郊野地里求生存，不消几天，世上一定会少了个名唤方雪茉的女人。

“再说，现在天色已暗，野兽们都要出来觅食了！如果……”卡尔有些坏心地吓唬她说：“如果真让你侥幸生起了火，引来了它们，你想你有足够的力量遏止它们扑上来撕裂你吗？想到自己将会是它们今夜的丰盛大餐，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我……我才不怕！”方雪茉嘴硬地回道，两只眼睛却管不住惧意地直往四周的张望。

方雪茉故作镇定、佯装无畏的倔强模样引来卡尔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好可爱的小女孩，教他怎么不去爱她呢……

爱她？他爱她？卡尔释然一笑，终于明白先前因她而起的一股烦躁骚动是因为——他爱她。

为了爱她，他连自己的尊严都可以放弃不要。

一旦理清了自己的情感后，他就算是不择手段也要将方雪茉带回“穆夏里”。

“你真不与我一道回去？”

方雪茉不肯承认害怕，硬着头皮说：“我……我没有理由跟你回去。”

一抹坏坏的笑意斜挂在卡尔的唇边，“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就在方雪茉的错愕的视线之下，他不再坚持己见，缓缓走向“月影”身边，潇洒地翻身上马，一眨眼便走得不见人影。

“你……”她真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卡尔真的丢下她一个人走了！忍不住即将脱口而出的咆哮，悔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可恶，方雪茉，你真是个大笨蛋！你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那么任性？你看看，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为那野兽们的豪华大餐？还有，卡尔，你是天底下最无情的大混蛋！你——”

远处清晰而嘹亮的狼嚎打断方雪茉喋喋不休的埋怨，吓得她不也再逗留于原地，飞也似地跑到河旁的森林里，选了棵比她还要高出一个肩膀的小树，打算折下它的枝丫当柴火用。

“只要一生起了火堆，也许那些野狼们就不会再对你有兴趣了。”方雪茉极为傻气地喃喃自语。

费尽力气才从小树上折下几根枝丫，方雪茉却也让粗糙的树皮刮伤了细嫩的柔荑，硬是逼回已经溢到眼眶里的泪水，她正准备将树枝拖回河畔时，蓦地才想起自己哪来可以点火的火种？

挫败地垂下肩膀，感觉周遭越发模糊不清的景象，以及不停往身上吹来的阴寒夜风，方雪茉再也抑不住心中的恐惧，放声大哭。

隐身在粗大壮硕的树干的后面，卡尔煞是头疼是叹了口气。

他势必得先认清一点，往后的日子里有了这个小笨蛋作陪，他原先规律且平静的生活肯定会变得一团糟。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要把方雪茉牢牢绑在身边一辈子，就算是死神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缓缓从藏身处走出来，卡尔心疼又无奈地说：“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还不过来，我可就要回去，再也不理睬你了。”

嘴上这么说，但鬼才相信他真的会这么做。

方雪茉眼中带泪，不敢再逞强嘴硬，急忙往的方向飞奔而去，就快到他身边时，畏惧男性的心理却使她停下了脚步，她惨白着脸，手足无措地说：“我要跟你回去，可是我……”

卡尔微微一笑，体贴地说道：“我明白。就由你来骑‘月影’，我替你牵缰绳。”

方雪茉不禁愕然。他可是个爵爷啊，居然肯纡尊降贵地为她牵马。她感动极了。轻轻地说：“谢谢你。”

“别谢了！如果你非得找回那只银镯不可，我可以要人搜遍整座森林，一定替你找回它，好不好？”话才出口，卡尔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

该死！他干嘛要如此费心去为她寻回很有可能是情人赠予她的订情之物？一只小镯子都能在她心中占有如此重的分量，那万一她的情人前来找她的话……不！他说什么也不退让，他绝不将美丽如宝石的方雪茉双手奉还给她的情人

方雪茉是属于他的！她将会成为兰奥·罗齐格亚族的一分子！

这是他的宣誓，更是项保证。

“真的？”方雪茉抬起头问他，晶亮的眸子里尽是掩藏不住的信赖神彩，“你真的会帮我找回镯子？”

“我……”倘若卡尔的思绪还在正常运作的話，那么他就应该要趁早收回他刚刚提出的愚蠢建议，只可惜他已醉心于方雪茉小脸上所散发出来的动人光彩，完全违反本意地回道：“你放心！我向来言出必行，你就安心地待在‘穆夏里’等候我的好消息吧！”

方雪茉甜甜一笑，轻声说：“谢谢你！”

在她柔媚诱人的笑容中，卡尔迷失了自己，至于先前一股因为猜疑之心而兴起的酸苦妒恨，早就不晓得被他给抛到什么地方去了，等到他再想起时，已经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

方雪茉一觉醒来，就感觉天气异常地寒冷。

生性怕冷的她虽躲在暖暖的被窝里，还是忍不住直发抖。

“噢，”瑟缩着小身子，她轻颤地说着：“这是什么鬼天气？好冷！”

一旁的女仆闻言，立刻为方雪茉取来了缙着毛边、宽大而温暖的外套，轻轻为她披上。

“你早呀，小姐，今天的天气是稍微寒冷了些。”

剪裁合身而不失流行的素雅外套，是卡尔命人连人夜制出来的衣物之一，隔壁房的更衣室内还有许多这类缝工精致的衣裳，不过卡尔此番无理的要求却也累坏了一大群裁缝师。

虽是略嫌霸气了些，却正可以看出卡尔对她用心体贴的一面。

方雪茉感激地朝女仆绽出一朵美丽的笑容。如此酷寒的气候实在令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她百般不适，若不是墙角处的壁炉已经生起了旺盛的火堆，她很有可能会被冻死在这种鬼地方。

想想还真是汗颜，昨夜若是没有卡尔好言相劝，将她带回这座雄伟的美园，她大概没命活着感受这种令她颤抖不已的阴寒天气。

方雪茉打从心底感谢起卡尔；不仅仅是他，眼前这名憨厚可爱的女仆也是大好人一个。

“谢谢你！”拉紧肩上的外套，方雪茉轻声谢着她。

女仆顿时觉得受宠若惊，“不……小姐客气了。”

方雪茉微微一笑，趁着梳洗的空档，她热心地与眼前的女孩闲聊：“我叫方雪茉，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朵儿·吉德。”朵儿边回答边轻轻为她整理着一头乌玉般亮丽柔顺的长发。

“朵儿，”方雪茉露出耀眼灿烂的笑容，“好可爱的名字喔！你有姐妹吗？”

“嗯！有的。”朵儿点点头，熟练地替方雪茉编起麻花辫，再细细地将发辫盘挽成髻，系上墨绿色的丝缎带，“朵儿有两个乖巧的小妹妹。”

“哇，朵儿真好！不像我就只有两个不知道什么叫‘温柔体贴’的兄弟。”身为方家唯一的女儿，方雪茉每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母亲的肚皮能再争气一点，让家中多添几个能与她谈心的可爱妹妹。

整个方家除了她与母亲之外，清一色全是男人，而母亲所有的时间又都让父亲一个人占了去，留下两个粗枝大叶的毛躁男孩给她，虽然享有无止境的疼爱，但一些女孩家的隐私和心事，教方雪茉怎好意思和那些男生说去？

直到升上“共和”大学部，认识了同班同学颜黎月，两人之间那种无所不谈、情同姐妹的亲密友谊，才稍稍弥补了方雪茉那种没有妹妹的遗憾；可是随之又因为方雪蒲常爱找人家麻烦、挑人家毛病的缘故，吓得颜黎月自动减少了拜访方家的次数。为此，方雪茉气得好些天都不跟弟弟说话。

她实在是搞不懂，雪蒲明明不讨厌阿月，却不知为什么老爱针对阿月说些言不由衷、外加冷嘲热讽的刻薄话。只能说，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

失神之间，尽职的朵儿已经为她换上一套与发上缓带同一色系的绒质居家服。

接着，朵儿小心翼翼地牵起她的手，带领她来到一张上头摆有一大堆食物的桌子前。

“因为今天小姐睡晚了，来不及赶上用餐时间，所以卡尔大人要朵儿替小姐张罗点吃的。朵儿不知道小姐爱吃什么，因此擅自作主，还希望小姐能够喜欢。”

“谢谢你，朵儿，这些就可以了。”方雪茉对吃的东西并不挑剔。

朵儿微微一笑，“小姐大概不方便用餐吧，让朵儿来帮你。”说完，她抢先拿起了搁置在桌上的汤匙，舀了一匙热汤就要往方雪茉的嘴边送去。

方雪茉急急将缠满雪白绷带的手小挡面前，婉转地拒绝朵儿，“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来。”

闻言，朵儿面色慌张地问：“小姐是嫌朵儿伺候得不够好吗？朵儿会改，一定会改！请小姐千万别生朵儿的气，不然……”

一律以逐出“穆夏里”的重责惩罚之！

朵儿脑中浮现卡尔的交代，不禁紧张万分。若是她真被逐出庄园，仰赖她这份薪资的过日子的家们该怎么办？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望着一脸惊慌失措的朵儿，方雪茉不晓得该怎么向她解释才好。

倏然，门上传来的轻敲声解除了她的困境。

方雪茉明显地松了口气，轻声说：“快去开门，朵儿。还有，我并没有生气，了解吗？”她认真的态度有效地拂去了朵儿心中的恐惧。

朵儿点点头，随之前去应门。

来人正是卡尔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科特。相貌斯文俊秀的科特是附近极具声望的医者，也是昨夜为方雪茉上药、包扎的人，和霸气的卡尔比较起来，科特是相当温柔且十分好脾气的男人。

“卡、卡尔大人！科特大人！”

卡尔连理都不理朵儿，率性地进入。

紧跟在后的科特则不然，只见他朝朵儿露齿一笑，宛若阳光般耀眼灿烂的笑容安定了朵儿惊惶的心，“你早！朵儿，麻烦你，我需要一盆热水和一些干净的纱布。”再不借故支开朵儿，向来害羞胆小的她极有可能会昏倒在他们跟前。

“是，朵儿马上去拿。”卡尔不怒而威的可怕表情吓得她飞也似地逃难去了。

“该死！”朵儿那副惧怕的模样让卡尔忍不住喷火，“我是长得像鬼吗？”

“我是不觉得啦！不过呢，你要是再成天板着一张活像是让人拐跑了老婆的可怕脸孔，小心……”科特打趣地说着：“若是一个不小心吓跑了自己心仪的小女人，一个人的冬天可是很不好受的喔。”

“科特！”卡尔脸色泛红，他表现得真有那么明显吗？

回给他一记心知肚明的眼神，科特微笑不语，缓缓来到方雪茉面前问：“早啊，小美女，昨夜你咋得可好？”

方雪茉轻轻点头，她记得眼前这名笑容满面的男人昨儿个夜里硬被卡尔拉来替她包扎伤口的医生——卡尔的异母哥哥科特·亚恩斯，那个时候，她还因为他必须接近自己以便包裹患处，而吓得浑身战栗不已呢。

她徐徐绽放出一朵腼腆的微笑，回答说：“你也早！我昨夜睡得极好，谢谢你的关心。只是，”她高举一双被绷带缠得像粽子似的小手，“如果你能早点‘拆封’，也许我会觉得更快活一些。”

“净说些傻话！”不经她同意，卡尔便径自往床沿一坐，拿起汤匙舀了口食物送到她嘴边，“既然你行动不方便，就由我来负责喂饱你。来，张口！”她什么人都可以怕，就是不能畏惧他；为了尽早根治她的男性恐惧症，他必须让她习惯身旁有自己的陪伴。

一下子与她所害怕的男人拉近距离，方雪茉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我可以自己来，不……不用劳烦你了，真的！”

卡尔眼神微黯，不容她反抗地说：“听话！再不张口就没东西吃！”

多霸道的一个男人！方雪茉眼见拒绝无用，自己又处于饥肠辘辘的情况下，逼不得已，她只好努力克制住心中不断涌上来的惧意，乖乖地任由卡尔喂食。

皱紧的眉峰逐渐舒缓开来，卡尔满意地露出一抹微笑

直到瓷盘快见底，门上才又传来一记轻敲。

忙着喂食的卡尔头也不回地说：“进来吧！”

只见仆役长迈斯手托银盘，银盘上摆着一张烫金边的雪白信封，信封上头则纹印着一枚来自于辛吉尔·亚艾罗理的族徽。“爵爷，有您的信。”

卡尔停下了动作，似乎极不满被人打扰般地皱起了眉头，他示意去而复返的朵儿接替他的工作，微愠地说道：“拿来吧！”

方雪茉见状，终于放松了原本绷得老紧的神经。

卡尔起身移至落地窗前，科特立刻跟进。

他飞快将信上内浏览过一遍后，视线落在窗外某一点的景物上，“科特，我想知道她的伤势要到何时才能够复原？”

“最快也要等上个几天。怎么了？”

“我要带她出席辛吉尔·亚艾罗理的宴会。”辛吉尔·亚艾罗理一族与卡尔家是世交，爵位的继承人亦是卡尔的童年好友，如今汉米敦·辛吉尔·亚艾罗理即将归国，他说什么也要带着自己心仪的小人儿出席这场盛宴。

意下之意，科特得赶以宴会前治好方雪莱的手伤。

一抹精光迅速闪过科特眼底，快得让卡尔完全察觉不到，“那……乔妮她该怎么办？”

卡尔斜睨了他一眼，“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乔妮只是他一时无聊下的消遣，他根本就不在乎她，他只要那株绽放在雪地之中的清新茉莉花。

“一朵小茉莉花值得让你放弃大片美丽的花丛吗？”科特若有深意地问。

卡尔猛地一震，惊觉自己流露出太多内心狂炽骚动的情绪。他神色一敛，换上平日惯有的冷凝态度，不悦地说：“你跃矩了！值不值得也该由我来决定，根本就没有你多嘴的余地。我不需要你来做我的爱情顾问，我只要你告诉我，宴会当天能否让她痊愈出席就够了。”

科特丝毫不以他狂妄无礼的态度为忤，只是微勾唇角，带着莫测高深的神色说：“你可以相信我，卡尔·兰奥·罗齐格亚侯爵，我永远只效忠于你！”

一辆绘上·兰奥·罗齐格亚家族族徽的华美马车在朦胧月色中徐徐朝“浮罗别馆”——隶属于辛吉尔·亚艾罗理家的产业前进。

马车里，方雪莱身穿一套由金银丝线交织而成、剪裁素雅大方的精致华服，一脸扭捏的端坐在卡尔面前；神色极为不自然的她，不时用一双柔嫩的小手拼命拉扯着同大半片雪白酥胸的暴露衣襟。

可恶！若不是卡尔以不帮她寻回银镯相胁，她说什么也不会穿上这套让她感到不自在的衣裳。

她孩子气的动作勾起卡尔唇边一抹怜爱纵容的笑意。

褪去了一身奇装异服，换上正式服饰、梳着美丽发卷的她，简直娇艳得令他屏息；若不是自制力极好的缘故，欲潮泛滥的他早一口气吞了她。

“别再拉了！小心衣服都让你给拉坏了！”他轻声制止。“你还敢说！都怪你，是你逼我穿上这件伤风败俗的衣裳，我又何需如此大费周章来着？哼？你最讨厌了。”方雪莱生怕她一放手，胸前两抹薄似蝉翼般轻柔的布料，便会很不尽责地掉了下来。

卡尔从她不会说谎的神情读出她的隐忧。“别担心，你这个害羞的小东西，它不会那么简单就掉下来的。再说，你这样穿很漂亮啊。”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赞美女人。

“哼！”方雪莱噘起小嘴，小女孩的娇憨表露无遗，“又不是叫你穿，你当然会这么说。”

卡尔恍若未闻，失神地盯着那两片娇艳欲滴的红唇，等到他发觉自己逾礼的举动时，方雪莱娇小软柔的身躯已被他紧紧搂拥在怀中。

“你在做什么——”方雪莱搞不清状况，才抬头轻斥，红艳樱唇已被他捕获。

卡尔一手放在她的背上，一手轻抚着她的头发，她慌张地挣扎着，却根本敌不过他的力气，不论她多少使劲地推他，他都没有松手；他的吻变得更加深入，邪肆的舌尖更是突破了她的牙关，在她口中彻底翻覆，直到她发出了阵阵娇吟。

卡尔的手就像他的唇一样粗鲁、野蛮，牢牢地托住她的臀部、挤压着她，使两人的身躯更加贴近；当卡尔的另一只手移向她胸前时，过往的记忆暮色涌现，她吓坏了似地又开始挣扎起来。

“不！不要！放开我！你放开我——”

明显感受到她的抗拒，卡尔明白自己骇着她了，才不情不愿地松开手。

方雪莱一得到自由，立刻就将他推得老远，自己半俯在窗边哽咽地喘息着。她的头发凌乱，呼吸急促不堪，脸上苍白神色更是突显出她的脆弱。

“你……你这个邪恶的男人，我不准你……不准你再吻了我。”

“我可不能保证喔！谁教你看起来是如此地诱人。”

“你要是再敢碰我的话，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我……我会想吐的。”

卡尔神情危险地一个挑眉，“你是说……我的碰触会令你觉得恶心、想吐吗？”

“对不起，”她也很想让心爱的男人搂在怀中，柔声呵护着，但幼时可怕的印象逼使她根本无法忍受异性的亲近，“我真的没有办法，我——”

“嘘……我明白的。”怒火消弭，卡尔不顾她的抗拒，硬是把她揽在怀里，“别怕！我会给你时间来适应我的存在，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碰你。我想要你，只想要你！假如你真的不能忍受，那么我可以允许你尽情地往我怀里倾吐，前提是……千万别把我摒弃在你的心门之外，好吗？让我爱你。”

“你……爱你？”方雪茉惊讶地仰起小嘴，圆睁着眼说：“为什么想爱……我？”

“傻瓜！爱都爱了，哪还有什么为什么？”其实卡尔自己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抵达了“浮罗别馆”。

卡尔放开她，搀扶着她下马车。

“我……我不行的！我已经……已经……”方雪茉的思绪还在他的话中打转。

卡尔用食指点住她的唇，“我说过，给我一个机会，别急着拒绝我，好吗？”

“好。”方雪茉眼眶微红，感动得都快哭了。

“瞧你，”卡尔煞有介事地说：“待在我怀中那么久，都还没见你觉得排斥不适过，想必你注定是我的人，逃都逃不掉了。”

方雪茉噗哧一笑，浑然未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胡说！我偏要逃给你看看。”

“听你这么说，我的一颗心全碎成一片片了。”

“没关系，我会叫人用浆糊帮你一片片黏好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噢！我的心已经痛得淌出血来，就算你用多么好的浆糊也没有用了。”

“是真的吗？既然都没救了，不妨让它来个大出血如何？”

“你好狠的心，居然如此地践踏我的心，我——”

“你别闹了。”方雪茉被他唱作俱佳的绝妙反应逗得连嘴都合不拢，她笑得花枝乱颤，什么形象全都没了。“瞧！有很多人正看着呢。”

“他们无聊！我们别去理会他们就行了。”其实，打从他们一下马车，卡尔便注意到这种情况了；仪表出众的他们根本就是人群中的发光体，尤其以他身旁的方雪茉更为吸引人，而且其中还包括不少愕然的目光。

他很明白他们之所以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原因何在。

答案在于她，他可人的茉莉花儿。

卡尔不着痕迹地看着他身旁艳冠群芳的方雪茉，她是第一个让她觉得女人也是一种可爱生物的女人，亦是引发众人异常骚动的主要原因——一向在厌恶女人而闻名全伦敦社交界的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居然在好友辛吉尔·亚艾罗理伯爵所举办的宴会上带着一名女人公开露脸，而且还呵护有加，如此极端的改变，岂不教所有人震惊不已？

瞬间，华丽的大厅上，窃窃私语的声音连绵不断。

“不理睬他们？全当他们是一颗颗大西瓜吗？”方雪茉问。

卡尔朝她眨眨眼，“那又有何不可呢？”

方雪茉闻言，笑得更加开怀了。

卡尔爱怜地望着他，“你饿了吗？要不要我过去拿些食物给你？”

“嗯！我是饿了，可以给我一些烧乳鸽和鹅肝酱吗？”

听说烤乳鸽与鹅肝酱是人间极品，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荣幸之至！我的主人。”

第05节

卡尔一手端着瓷盘，另外一手则执着银制的小夹子，在各类精致可口的餐点中为方雪茉挑选着可能会合她胃口的食物。他自嘲地一笑，也只有那个小人儿能让他如此纡贵降尊、心甘情愿地为她张罗吃的，若是换成了其他人，他老早就一鞭抽过去了，还吃哩！

唉！卡尔轻叹了声，都怪他平时太过瞧不起女人，害他连个申诉的机会也没有，就这般傻不隆咚地栽在一名连“服从”两个字都不会写的小女人手上，这算不算是一种现世报？也罢！谁教他什么人不要，偏要爱上她，他认栽了！

“烧乳鸽、鹅肝酱、橘醺鲑鱼……不知道她还喜不喜欢吃点小蛋糕？”卡尔拿着一堆食物，喃喃自语。

蓦地，身后传来好友安东·鲁诺·亚理斯的挪揄。“需不需要再来一份奶油 海鲜？啧啧！我不知道是我的眼睛有问题？还是你的‘穆夏里’垮了，不然我怎么会瞧见一向以憎恨女人为

名的你，放下高傲的身段去服务一个小女人。女人耶！卡尔，她们不是你平生最痛恨的下等生物吗？”

“闭上你的乌鸦嘴！安东！”卡尔没好气地斜睨了他一眼，“还愣在那里做什么？快过来帮我端盘子。”

“端……端盘子？”安东一脸震惊，直觉受侮辱地说：“你要我堂堂一个伯爵去替一个小女人端盘子？卡尔，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虽说如此，他仍是乖乖从卡尔手中接过一个盛满小蛋糕的瓷碟。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

“是不太像！反倒像是……”安东极为认真地问：“卡尔，你中邪了吗？”

“无聊！这个笑话一丁点都不好笑。”卡尔抛下他，径自往回走。

安东立刻尾随而上。“你当然不觉得好笑，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在说笑。快告诉我，卡尔小弟，那位能够掳获你一颗浪子心、化腐朽为神奇的小姐，究竟是谁家的千金？”

卡尔头也不回地说：“她就是那一天你所占卜出要来收服我的小小‘星’。”

“你是说我的占卜成功了？！”安东难掩兴奋，平稳的声调一下子就高出了八度。

“没有错！她确实是我命中注定的‘星’。”卡尔说得无奈，但嘴角边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却漏心出他此刻愉悦的心情。“我简直被她吃得死死的，连半点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就不小心被她给收伏了。”

安东蓦然想起，前些日子卡尔曾到过他经营的古董店，亲手将一份设计图交给他，要他依据着画稿打造出一只由茉莉花梗交错而成的小巧银镯；那个时候他还觉得奇怪，一点也不明白卡尔为什么突然会有些番异常之举，原来……

“那只美丽的茉莉银镯就是要送她的，是不是？”他笑得一脸暧昧。

“啰唆！”卡尔俊脸微红。他就是看不惯方雪茉找不着银镯的那副心疼样，更嫉妒她那么珍视其他人赠予她的饰品；他想要完整地拥有方雪茉，更想彻底抹去存在心中的其他人的影子，因而才会兴起打造另一只银镯送给她的欲望。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小秘密竟被麻烦的安东看穿了。

感觉颊上一片炙热，卡尔硬是加快了步伐。

哈，平时都被任性狂妄的卡尔欺凌惯了，好不容易逮着了能够一雪前耻的大好机会，他怎能轻易地放过呢？

安东邪气一笑，火上加油地说：“卡尔，你脸红了。”“我脸红干你屁事？”卡尔啐了一声，“你马上给我闭嘴！”

他巴不得能把盘子里的鹅肝酱全往安东的脸上大方抹去。

“可是——”

卡尔一脸恼火地打断地，“该死的安东·鲁诺·亚理斯，你是不是嫌自己的舌头太长了点，信不信我会要人割了它？”

安东笑得无辜，“你放心！我一向很懂得什么叫‘明哲保身’，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他指着前方不远处一对正拉扯不停的男女，从女方满是不耐烦的表情看来，她似乎很受不了那位一直纠缠她的男士。“如果我没看错，那个贪好渔色的修伯里子爵正在骚扰你的女伴。”

卡尔定眼一瞧，随即爆出一句低咒声：“该死！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将手上的盘子扔给安东，气急败坏地准备找人算帐去。

认命地端好盘子，望着那个逐渐被人群吞没的背影，安东坏心地自言自语：“因为你没有问我啊。”

“美丽的小姐，能不能请你跳支舞？”

方雪茉柳眉微皱地着眼前这名油头粉面的男子，一顶时下流行的银色假发、一张被白粉扑得死白的恶心肥脸……她从未看过如此令她倒胃口的男人，更不想与他共舞。

再说，她还患有男性恐惧症呢。

“呃……”她苦思着该怎么婉转拒绝他。

“我有这个荣幸吗，小姐？”修伯里子爵又问了一次。

打从她一进门，他痴迷的视线就一直胶着她身上，虽然陪伴在她身旁的卡尔侯爵不停用怒眼阻隔四周觊觎她的目光，但他仍克制不住自己，一心想拥有这名极富异国风情的小女人，

即使对手是女王陛下的侄儿，亦是陛下最信赖的臣子——卡尔·兰奥·罗齐格亚侯爵，亦不能阻止他的野心。于是，就在卡尔转身离去的瞬间，他便很快地递补上来，希望能够搏得俏佳人的好感。

“很抱歉！我人有点不太舒服。”她没说谎，都怪卡尔拿什么高脚鞋给她穿，害得她一双脚丫子都已痛死了。

“你人不舒服？是生病了吗？需不需要我……”他咽了口口水，瞧她一身柔嫩雪肌，光用看的就让他心荡神驰，想必摸起来的触感更是能让他沉醉其中。“带你去找医生呀？”

方雪茉退了一步，“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哼！你就自己识相些，赶紧滚出我的视线外吧！她在心中咒骂着。

“应该的！见到淑女有难，身为绅士，我怎么能冷眼旁观呢？”修伯里子爵轻轻拉起她的手，只觉心痒难耐，巴不得马上把她弄上床，“来，我这就带你去找医生。”顺便到他的府邸。

“真的不用了，你放开我啊！”一被他碰到，阵阵不舒服的恶心感立刻像一道电流窜过全身，方雪茉脸色苍白地强忍呕吐的冲动，使劲反抗他，嘴里则是下意识地呼喊出卡尔的名字，“不要！卡尔，救我！救我——”

修伯里子爵捂住了她的嘴，硬是要将她拖往无人的暗处，“你死心吧！就算卡尔侯爵来了也拯救不了你，过来。”

“唔……”方雪茉吓得浑身发抖，一瞬间，修伯里子爵那张充满淫秽的丑脸仿佛与幼时可怕的恶魔重叠了般，令她陷入了极度疯狂中。

“好痛！”修伯里子爵被挣扎不休的方雪茉张口咬住了手指，他吃痛地甩开她，愤然地赏了她一个巴掌，“你这个臭婊！居然敢咬伤我，你——”

“你找死！”匆匆赶到的卡尔自他怀中夺回被吓坏的方雪茉，同时一拳将他揍飞了出去。

修伯里子爵措手不及，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般直飞向一张满是丰盛佳肴的桌子，乒乒乓乓的，摔得好不狼狈。“可恶！是谁敢打——卡……卡尔侯爵！”发现小美人的护花使者已赶回来，他不禁心中一跳。

卡尔充耳不闻，径自低头安抚怀中小人儿受惊的情绪，“别怕！我来了。”乍见方雪茉嫩粉颊上泛起令人怵目惊心的红肿，他心一揪，危险地眯起了双眼看向罪魁祸首，“你居然敢动手打她？”

“呃……”修伯里子爵捂着被打肿的痛处，试图缓和眼前僵硬的气氛，“不过是个女人嘛，卡尔侯爵若喜欢就让给你好了，没必要为她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是不是？”

瑟缩在卡尔怀里的小身子闻言，更是止不住惧意地微颤着。卡尔一腔怒火顿时不能遏止地狂烧起来，他搂紧她，仿佛想置人于死地的冷峻眼神则是直直地射向修伯里子爵。“和气？我以为我们之间只有仇恨呢，就在你动手打了她之后。”

修伯里子爵干笑几声，“别这样，我和她是闹着玩的——”

“喔？和她闹着玩的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

卡尔阴邪一笑，轻轻放开方雪茉，“乖，先到一旁去，我有点事想和子爵大人‘聊聊’。”

“卡尔？”失去了卡尔温暖的怀抱，方雪茉慌张地拉住了他的衣袖，眼底尽是无助与不安。

卡尔给她一个淡笑，“没事的！你别担心。”

他把她推到身后，顺手抄起修伯里子爵的衣领，两个人便一道走出了大厅。

好一会儿，卡尔才回到方雪茉的身边，瞧他一身凌乱衣衫，加上久久不见修伯里子爵跟进来的人影，任谁都猜得到卡尔做了什么好事。

“唉！可怜的子爵。”在一旁看了许久的戏，意犹未尽的安东手里端着餐盘，一脸吊儿郎当地晃了过来。

若非亲眼所见，他还不晓得卡尔的醋劲有这么大呢！嘿嘿！改天大伙儿齐聚一堂时，他可要好好宣扬一番，以报复卡尔老是一天到晚整治他。

咦？好熟悉的声音。

方雪茉猛然望向声音的源头，天啊！眼前的人不就是……

“你！”她兴奋地捉着安东的手腕，表情就像是中了第一特奖般光彩灿烂。

如此一个突发的状况，不仅仅是当事人安东，就连旁边的卡尔也跟着这一块儿呆愣住了。一头雾水的安东根本就搞不清楚眼前这名小妞为什么要抓紧他的手不放，难道她还没发现卡尔已

经气得头顶冒烟了吗？

“可爱的小姐，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跑掉，你可以放开我了吗？”

开玩笑！他正值青春年华，可不想被一只善妒的猛狮给拆解入腹。

“我不放！你这个阴险的男人，你就是卫恒，对不对？”方雪茉一脸肯定。

即使他化作尘灰，她也能认得出来；眼前这家伙就是那个该死的黑衣男子卫恒。

安东受惊不轻地问：“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在这种地方，应该是没有人叫得出他另一个名字，为什么她却……

“当然是你告诉我的啊！废话少说，你快把银镯给我。”

话一出口，方雪茉蓦然一愣，回头看着一脸阴晴不定的卡尔。若是真从银镯中取回了镯子，她还能洒脱地说走就走吗？

方雪茉迟疑了。

“我告诉你？”是哪个他啊？“还有，我什么时候送过你银镯来着？”安东都快被她弄糊了。

“是啊！安东，”卡尔气得想杀人，“你什么时候送过她银镯来着？嗯？”

安东忙不迭地否认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银镯子，卡尔，你要相信我啊！”

天！他这是招谁惹谁了？

“你胡说！是你硬把镯子塞给我，还跟我说可以利用它来许愿……”

方雪茉将那天的经过一字不漏全告诉了他们，其中还包括了她来自二十世纪的惊人内幕，听得安东脸色惨白，卡尔亦是震惊得无言以对。

“胡说！”卡尔直觉地反驳她，压根儿不愿正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他的洁丝敏居然是百年后的人类？！那不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会失去她……

不！不会的！

“我不相信，洁丝敏，你最近一定是累了，所以才会胡思乱想，一定是的！”

安东干笑了几声，神色颇为不自然地接腔说着：“对啊！卡尔，你确定你女伴的脑袋没问题吗？她好象有点……”他比了比额际，含意不言而喻。

“洁丝敏，”卡尔也有些担心，“你还好吧？”

“我放心！卡尔，我人好得很，脑子也没有啥问题，我说的全是真的。”

“可是，可爱的小姐。”安东插话说：“我今年才刚十九，正处青春年华，就算我再怎么长寿，也不可能活到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二十世纪；我真的很遗憾，小姐，你恐怕是找错人了！”要来到这个时代之前，他早就模拟过所有可能会遇上的突发状况，也计划好了应变的对策，只要他有心，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突破他完美的防线，更别说是探查清楚他的底细了。

“你骗人！你分明就是卫恒，为什么你硬是不肯承认？为什么？”

安东下意识地回避她的视线，“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鬼扯！全在鬼扯！”方雪茉突然冲上前扯住安东的衣襟，不死心地问：“那只银镯就在你身上，是不是？你一定会把银镯交给我的，卫恒，是不是！”

安东轻轻拉开她，给了她一个充满歉意的眼神，“很抱歉！小姐，我真的不是你口中的‘他’。”

“你能说……”心力交瘁的她蓦然软下身子，跌进了卡尔的怀抱里。

“洁丝敏！”卡尔及时稳住她，“该死！她晕倒了。”

卡尔一行人急忙赶回他位于伦敦的“蒙拿别馆”，并且火速召唤科特前来诊治昏迷不醒的方雪茉。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后，科特吐出一口气，慢条斯理地收拾起自己吃饭的家伙，一边对卡尔说：“没事了！她只是一时受到刺激，承受不住才会昏了过去，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醒来后就没有问题了。”

卡尔轻轻颌首，担忧的视线一刻都没离开过她身上，就连科特告辞的声音也未曾听进耳里。

“她没事了！”跟着他回来的安东忍不住翻个白眼。

这家伙也真查的，之前是人格严重偏差，视女人为玩物，恣意践踏她们的芳心；现在却又忧心忡忡地守着一个小女人，俨然一副情圣貌。这前后的形象差距也太大了吧！

“科特都说她没事了，你还不能够放心吗？”

没理他，自顾自地轻轻为她拉好被子，只怕她着了凉。卡尔见状，重重地叹了口气。“算了！现在天色已晚，我就不再打扰你们了，有事再联络，我先走了。”

卡尔突然唤住他，“等等！”

安东停下脚步，没好气地问：“怎么，想请我喝一杯吗？”

“那有什么问题！”卡尔轻轻在方雪茉光洁的额际印下一吻后，便转身拉走安东。

此刻，他极需要藉助酒精的力量来抚平心中的躁乱不安。

“什么？你真啦？我是闹着玩的啊。”又累又倦的安东忍不住求饶，“卡尔好兄弟，你就大发慈悲，饶了我吧！卡尔……”

卡尔充耳不闻，只是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海蜃”，是伦敦市中最热闹的酒吧，卡尔与安东已经在这儿消磨了好长一段时间，被折腾了一夜的安东是累得几乎睁不开眼，而他身边的卡尔则是一脸凝重，专注地望着怀中琥珀色的液体，面无表情的脸孔令人猜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卡尔，天……天都快亮了，我们也该要回去了……”备受睡意和醉意折磨的安东一脸哀求地看着他，生怕他会说“不”。

卡尔放下酒杯转身面对他，认真地说：“可以！不过在我们回去之前，我要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卡尔虽然无法接受方雪茉来自未来的说法，但她的反应是那么的真实，完全不像是说谎的样子，这令他心中的惶恐越演越烈，他害怕自己真的会失去她。

“你就是洁丝敏口中的那个‘卫恒’，是不是？”

安东霎时酒意全醒，被卡尔冷不防的质问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干笑几声，连忙找借口搪塞，“别开玩笑，卡尔，我怎么会是她说的那个‘卫恒’呢？”

“不是吗？可是为什么……”卡尔一脸的狐疑，“我总觉得你在扯谎诓我？”

“我扯谎诓你？”安东快笑僵了，“卡尔，你太多心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耶，要是说我扯谎诓你那就太过分了！更何况，她说的那个‘卫恒’虽然碰巧和我有同一个名字，但他可是百年后的人类，我又不是什么长生不死的怪物，哪里能活那么久？”

“真是这样子的吗？”卡尔直直望进他眼底，想从那双略泛紫光的明瞳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你没骗我？”

他几乎都快被安东给说服了，但……

卡尔细细回想起当初他们认识时的经过，他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里与安东相遇，那时他刚瞥见女王回来，所乘坐的马车差点撞上只身横越街道的安东，虽然没发生什么意外，可一些皮肉伤还是少不了的。

受了伤的安东被他带回“蒙拿别馆”休养，这一躺就是好几天，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在这几天中迅速萌芽滋长起来。在得知安东原来是个伯爵后，他心中十分的惊讶；为什么堂堂一个爵爷，上街时竟然没任何随从跟在身旁？这一点至今仍是心中一个难解的疑惑。

卡尔仔细思索，发现自己除了知道安东是个伯爵，有一家祖传的骨董中为“幻影”之外，其他的居然一概不知。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卡尔。”

“我……”望着安东一脸受了伤的表情，卡尔知道他没辙了。“我当然相信你。”

“很好。”安东暗自窃喜，他就知道用这招来对付卡尔是最有效的方法。“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吗？再待在这里，我都快受不了了！”

卡尔轻叹口气，别具深意地望了他一眼后，丢下一枚金币，霍然起身。

“我们走吧！”看来，今天是问不出什么了，不过他一定会理清这一团乱的。

安东急忙跟上他，“等等我……”

纹有兰奥·罗齐格亚之族徽的马车徐徐朝安东的府邸——“德里别馆”前进。

卡尔斜倚在车窗边，以手支着头问：“安东，我委托你打造的银镯子到底是好了没有？你什么时候可以交给我？”他已经在脑中勾绘着当方雪茉收到自己所赠予她的镯子时，会露出何

等动人的笑容。

“镯子？什么银镯子？”马车行进时规律的晃动让安东差点睡着，他硬是撑开快紧闭的眼皮，打起精神说：“喔！你是说那只茉莉花镯啊！好啦！我已经完成了，你随时都可以拿。”说完，他缓缓又闭上眼睛，准备睡觉去。

“那我该上哪儿拿？是你的别馆？还是你的杂货店？”

安东倏地睁大眼，被那句“杂货店”气得连瞌睡虫都跑光了，他瞪着卡尔，没好气地说：“是骨董店啦！什么杂货店，难听死了！”真是！一群没水准的损友。

“知道了！骨董店是吧？”不晓得他到底在计较个什么劲，卡尔无力地翻了个白眼，交代车夫改道。他打算先绕路到安东的店里去取银镯，再送安东回“德里别馆”。

身为他的好友，安东当然明白卡尔改道的目的何在。

他一个挑眉，甚觉有趣地问：“你就这样等不及想取悦她？”由此可见，卡尔是真陷下去了。

卡尔睨了他一眼，“怎么？你是嫌今晚的活动量不够，想走路回去吗？”

“不对！”安东伸出食指在他面前晃了晃，火上加油似地纠正他。“你说错了！‘今晚’早过了，你应该是要说是‘昨夜’才对。不过你倒是说对了一点，我的确是没活动到什么筋骨，反而是你精力太过旺盛了，居然一拳就把修伯里子爵给揍飞了出去；难怪有人会说女人是祸水，真是一点也没有错。”

额头上已经青筋满布的卡尔终于忍不住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一句，“停车！”

不知大祸临头的安东还傻傻地问：“卡尔，你停车想做什么？”

卡尔横了他一眼，顺手将马车门打开说：“赶你下车！”

他再也受不了安东的聒噪，一脚就将安东给踹下车。

“好痛！”轻轻揉着被卡尔踹疼的臀部，安东低咒一声：“混蛋卡尔，你居然跟我玩真的？”

“当然！不过你放心好了，等我到了你的杂货店之后，我会要你的小厮驾车来接你回去的。”说完，他就当着安东的面，毫不留情地关上车门。

见卡尔果真有离去之意，安东连忙攀附在车窗上阻止他，“你就这样放我一个人回去？”该死的！这家伙是认真的。

卡尔面无表情地打掉安东的手，答非所问地说：“你是个娘儿们吗？”

安东一脸愤慨，“我当然不是！你那只眼睛看我像个娘儿们来着？”

“这不就得了？既然你都说不是了，又怎么会怕一个人走路呢？”

可恶！原来卡尔是在讥笑他没胆。

也罢！谁教自己要招惹他，就当是运动健身好了。

有了这一层认知后，安东离开门边，故作洒脱地朝卡尔挥挥手，“算啦！要记得叫韦斯来接我，可别真的让我一路走回‘德里’。”

“那得看看我的心情如何。”

说完，留下安东一个人，卡尔命令车夫驾车离去。

“咳，咳！”被扬起的灰尘呛得难受，安东咳嗽声接连不断，眼泪直流的他气得抡起拳头，已经远去的马车大声咆哮：“卡尔·兰奥·罗齐格亚，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

第06节

“让开！你这个小贱婢！”

窝在柔软被褥里的方雪茉舒服地翻了个身，睡得迷迷糊糊的她虽然隐约听见外头传来的争执声，却没打算理会。

“不可以！乔妮夫人，卡尔大人吩咐过，要让小姐好好休息，不许让人进——”

“你给我住口！知道我是乔妮夫人还敢来阻挠我？莫非你想死不成？滚开！”

“乔妮夫人！”

一声巨响中止了所有的吵闹声，也吓跑了方雪茉的瞌睡虫，她讶异地坐起身子，看向被人用力推开，直直地打上墙壁后又反弹回来，不停摆荡的门扉。

只见一个美丽如洋娃娃般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似是不屑，又带着强烈警戒意味地打量着她。

“你就是卡尔大人带回来的小野猫？”匆匆从“穆夏里”庄园赶来的乔妮问道。

幸好她及时从眼线那儿获得了消息，知道卡尔大人带着一名颇为出色的小美人出席社交晚宴，要不然她梦寐以求的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夫人的宝座，同不是要拱手让给眼前这个看似发育不良、却异常美丽的小女孩？

“小野猫？”如此不礼貌的称呼轻而易举便挑起方雪茉的怒火，她极不悦地皱着眉，冷冷地说：“我的名字不叫小野猫。”

“哟！还会反驳哩！”望着方雪茉娇艳的容颜，乔妮顿时觉得刺目得很。

可恶！这小丫头要是不生成那么光彩夺目就好了，至少她还不会觉得备受威胁；她最呕的也是这一点，卡尔大人的新欢居然比她还要娇美！

“哼！无礼的女人，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乔妮夫人，你可明白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我，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乔妮高傲带刺的口吻让方雪茉用力握紧了拳头，忍住想痛揍对方一顿的冲动，她咬牙回道：“毋庸夫人费心提醒，因为你的言行与举止就能反映出你是何等‘尊贵’的人物。”

呸！鬼才认得这个仗势欺人的“龟”夫人是哪根葱。

“你……”乔妮气得脸色发白，“你这个伶牙俐齿的小贱人！”

“住口！”方雪茉霍然拉开丝被，赤脚下床朝她逼近，“我不是小野猫！更不是什么小贱人！我叫方雪茉！你若是再敢让我听见你胡乱叫我，小心！我可没有什么不打女人的禁忌，要是惹恼了我，我可是会狠狠揍你一顿的，你听清楚没？”

“你……”乔妮被方雪茉凶狠的模样吓得手软脚软，她紧捂着胸口，嘴硬地说：“你不敢的！卡尔大人绝不会任由你欺负我。”

闻言，方雪茉挽起衣袖，她最经不起别人挑衅了。“是吗？你想不想试试看？”瞧她称呼卡尔时的那股亲热劲，她应该是卡尔的亲友群吧！如果当真动手揍了她，卡尔会不会气得七孔生烟？呵呵，那种画面一定很值回票价。

想着想着，方雪茉开始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乔妮以为她真要付诸实行，急忙尖叫一声：“我是卡尔大人最宠幸的乔妮夫人，你敢动我？”

方雪茉蓦然一僵，“你说什么？什么宠幸？卡尔不是你的亲友吗？”

“呵！原来卡尔大人还没告诉你啊？”这回该换她耍耍威风了吧！“我是卡尔大人最宠爱的情妇，未来的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夫人！”乔妮谎道，得意洋洋地看着方雪茉脸上的血色尽失。

“胡说！”乔妮的话就像是一把尖锐的匕首般狠狠地刺进她心窝。卡尔居然养了情妇！他……他怎么能！他怎么能在豢养了情妇之后又来招惹她？遭人背叛的挫败感油然而生，一股热气直扑眼眶，但她硬在将它逼了回去。“我……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乔妮见单纯的她上当了，更加得意洋洋地说：“反正到最后，卡尔大人的选择一定会是我，你就等着伤心吧，哈！”

“你……”方雪茉颓然地咽回驳斥话语。算了，她早该认清男人的劣根性不是吗？她还能期望卡尔如何？娶她吗？哈！别作梦了，只要一拿回镯子，她就可以丢下这扰人的一切，回二十世纪。

问题是，那只镯子在哪儿呢？

方雪茉眼神一黯，事到如今，她还能够回哪儿去呢？昨夜的那个男人都说他不是卫恒了，她找得回银镯吗？

方雪茉环顾四周，这是她在“蒙拿别馆”的卧房，想必是昨夜她昏倒后，卡尔送她回来的吧！那他人呢？为什么他不好好地待在自己身边，还任由眼前这名傲慢无礼的笨女人来羞辱她？最让方雪茉觉得气愤的是，这女人居然还是卡尔的情妇！

哼，他的眼光可真是差啊！选了这么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女人来做他的情妇……情妇？她是卡尔的情妇？刹那间，方雪茉好象想起些什么。

“朵儿，告诉我，卡尔他多大了？”

“卡尔大人已经十九岁了，再过半月余，就是卡尔大人二十岁的生日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有个侯爵，不满二十岁就继承了世袭爵位，母亲的淫乱让他痛恨女人，终日流连于放流于脂粉花丛里，最后竟被自己所豢养的情妇与其情夫弑杀于床第间，死时才刚过二十岁生日。如果真的可以，那么就请给我一个机会，带我回到那个时代，让我看一眼被情妇杀死的笨蛋侯爵！还有，我还要再赏他一巴掌，用力打醒他，看他还敢不敢如此玩弄女人！”

片刻回忆在脑海中重新组合后，方雪茉突然觉得哭笑不得。

“哈！原来……”方雪茉轻笑出声，笑声里满是嘲讽，“原来是卡尔就是那位笨蛋侯爵，而这一切竟然是我咎由自取！”

她从来没想到，陷她于此绝境中的祸首竟然会是自己，而不是她一心一意寻找，立誓非得要将他捧得连床都下不了的黑衣男子！

更令方雪茉感到无助的是，她竟然对卡尔动心了！

要不然，她也不会因为乔妮一句话而妒火中烧；只要一想到卡尔曾与乔妮共赴巫山，她就生出一股想将乔妮拆解入腹的强烈欲望，弥漫在胸臆间浓厚的醋意几乎快将她的理智完全淹没，因为卡尔，她居然变得连自己都快认不得自己了。

“如何？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乔妮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可以去问问你身边的那名小女仆啊。”

被妒火蒙心的方雪茉失去了平时的判断力，她无助地转向朵儿，“朵……朵儿？”

“是真的，小姐。”朵儿指的是乔妮身为卡尔情妇的这回事。“不过……”乔妮夫人不是卡尔大人的未婚妻。

这句话，朵儿当然未能顺利说出口，因为乔妮早在她坏事之前便急忙地打断她，“够了！小野猫，你还真以为卡尔大人喜欢你吗？哼！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卡尔大人吵架了，你能有这个机会趁虚而入吗？告诉你，我才是卡尔大人亲口许下诺言的侯爵夫人，而你，搞不好替卡尔大人提鞋，卡尔大人都还嫌你脏呢！”

乔妮的言辞让方雪茉气得全身发抖，她从来就没受过这等严重的侮辱，假使有，对方也早就被怒火冲天的方氏兄弟们狠K一顿，躺进医院里再也出不来了。

“你……”

方雪茉正想好好教训教训她时，一旁抱不平的朵儿比她更快出声：“乔妮夫人，你怎么可以如此侮辱小姐？还要说谎欺骗——”

朵儿话都还没说完，便冷不防地挨了乔妮一巴掌，“住口！你这个小贱婢，谁要你多嘴来着？”

“快住手！”方雪茉急忙将朵儿纳入自己的羽翼下，不准乔妮再对她动手，“你太过分了！她还这么小，就算真有不小心的得罪你的地方，你也没这种权利可以动手处罚她，你真是蛇蝎心肠——”

“你够了吧？哼！让我来告诉你，只要是我高兴，就连你也可以动手！”

乔妮仗着自己的气势正高，二话不说便举起手来，想依样画葫芦地送给方雪茉一巴掌，不料方雪茉的动作比她更快，在乔妮的巴掌还未落下时，她便左右开弓，连本带利地讨回了两巴掌，也一并发泄了积压在她胸口中的一口闷气。乔妮捂着两颊，满脸的不相信，“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方雪茉冷哼一声，“你活该！这是你自找的！”

“好，很好！”乔妮突然高声大喊：“来人啊！”

随着声音现身的是一名看起来一丝不敬的严肃女人，方雪茉认得她，她是“蒙拿别馆”的管家——威尔·史密的太太梅林，也是方雪茉待在伦敦时的“看护人”，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卡尔派来盯她梢的人。

梅林一脸恭敬地问：“您有何吩咐吗？乔妮夫人。”

乔妮用手指着方雪茉，不可一世地命令她说：“替我把这只撒泼的小野猫给赶出去，我不要她留在这里！还有，”乔妮斜睨了朵儿一眼，“我们不需要这种会顶撞主人的刁奴，也一并将她逐出别馆，明白吗？”

闻言，梅林一脸为难。洁丝敏小姐是卡尔大人出门前特别交代他也，要她好生照顾的娇客，怎么可以因为乔妮一句话就将她赶出“蒙拿别馆”？若是让卡尔大人知道了，他岂不是要大发雷霆？

“乔妮夫人，大人他曾下令——”

“你给我住口！”乔妮怒斥一声，“卡尔大人不在别馆的这段时间里，我就是他的代言人，我的意思就是卡尔大人的命令，谁敢不从来着？我要你马上赶她出去！”她要尽早拔除这

根会为她带来莫大威胁的眼中钉，不然迟早有一天，她会栽在小丫头手里。

“实在很抱歉，”梅林太太几番思量后，决定还是谨遵主人卡尔的吩咐，妥善地照顾好方雪茉。“乔妮夫人，请原谅我不能这么做。”

乔妮气急败坏地大骂：“混蛋！难不成你想抗令？”

“如果卡尔大人真怪罪下来，我会承担所有责任，请夫人毋需担心。”

“你……”乔妮指着梅林的鼻尖，“你这个刁奴……”“够了！”方雪茉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终于忍不住怒火冲天地说：“你们别老把我当隐形人看待，我有脚，用不着你们赶，我自己会走！”反正她也不想待在这里看着卡尔与他的情妇卿卿我我，既然如此，干脆自己走了省事。

方雪茉打定主意后，便不再眷恋，转身就走。

乔妮暗自窃喜，巴不得她赶紧离开。

“站住！”一个饱含怒意的声音插了进来，“在尚未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你想到哪儿去？”

绕道前去取回银镯，再返回“蒙拿别馆”时已经是日上三竿。

“爵爷！”卡尔双脚都还未踏上地面，就听见威尔惊慌的喊叫声，“大事不好了！”

卡尔微皱着眉，不明白他最满意、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能无动于衷的管家为何如此失态，“威尔，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是什么事情不好了？”

威尔硬着头皮，开始述说起一切。“是乔妮夫人！爵爷，今儿个一早，乔妮夫人风尘仆仆地从‘穆夏里’那儿赶了过来，一进门就直闯洁丝敏小姐的卧房，还说了一大串难听的指责，现在还在里边闹着呢。”

“该死的女人！”卡尔低咒一声，大步疾行而入，威尔急忙跟上。

不消一会儿，卡尔一行人即来到了被浓浓火药味所笼罩的“战场”。

从半开的门扉外隐约可听见乔妮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傲口吻，“我的意思就是卡尔大人的命令，谁敢不从来着？我要你马上赶她出去！”

卡尔一听，气得双拳紧握。该死的乔妮！一个连他自己在盛怒中都舍不得责骂的小女人，如今居然被乔妮那个贱女人糟蹋成这样！到底是谁默许乔妮来此大放厥词？若不是不想让洁丝敏看到自己极血腥、暴戾的另一面，他不亲手扭断乔妮的脖子才有鬼。

“实在是很抱歉！乔妮夫人，请原谅我不能这么做。”

很好！梅林，我会记得要给你加薪的。卡尔暗自许诺。

“混蛋！难不成你想抗令？”

听见这句话，威尔忍不住替骄蛮的乔妮捏了把冷汗。偷偷地瞄了主子一眼，威尔心想，要是乔妮亲眼目睹卡尔大人此时的脸色，她肯定会十分后悔说出那些话。

“如果卡尔大人真怪罪下来，我会承担所有责任，请夫人毋需担心。”

“你……你这个刁奴……”

“够了！”这次出声的人是被乔妮与梅林冷落许久的方雪茉，“你们别老把我当隐形人看待，我有脚，用不着你们走，我自己会走！”

够了！他的忍耐度也就只有这么多。

“站住！”卡尔板着一张脸，平时磁性悦耳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仿佛蒙上了一层寒冰似的，“在尚未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你想到哪儿去？”

“卡尔？”方雪茉显然很讶异他的出现。

乔妮亦然。“卡……卡尔大人？”

卡尔大步跨进房，一室紧张的气氛也随之高涨，怒不可遏的他来到方雪茉面前，大手牢牢地钳制住她，“假使说我今天没能回来，你该死的是不是就会听信谗言，径自离开‘蒙拿别馆’？”

她要是敢说“是”的话，卡尔发誓，他一定会亲手痛宰乔妮那贱人。

方雪茉忍痛撇开脸，不想见到那张如今会让她觉得恶心的俊脸。

“该死！回答我，我要你回答我！”

卡尔用力握住她瘦弱的肩膀，想教她屈服，但方雪茉硬是不发一言，卡尔拿她没辙，只得将怒火发散到其他人身上。

“梅林！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她？我要革去你的职位，削减你的薪水！还有你，”冷不防地将炮火转向乔妮，卡尔愤然说：“没有我的吩咐，你他妈的来这里做什么？”可恶！科特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着？他为什么还没把她给打发掉？

已经濒临失控的他，丝毫没察觉自己已脏字满天。

“乔妮想大人嘛。”乔妮靠了过去，想撒娇软化他。

“哼！装腔作势。”方雪茉硬是漠视心中的疼痛，她才不承认自己是在为他吃醋，那个花心大萝卜！

“走开！”卡尔粗鲁地推开，大手一勾将方雪茉搂进怀中，抬起她小巧的下颚，轻声哄道：“乖！告诉我，你到底在气些什么？”

方雪茉不领情地打掉他的手，使劲推开他，“不要碰我！”他的碰触只会令她觉得好脏。

“你！”从未受过拒绝的卡尔羞愤难忍，想也不想就给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力道之大，不仅将方雪茉打偏了脸，还让她唇边渗出血丝。

卡尔错愕万分，无法相信自己居然会狠心伤害了她。“洁丝敏，我……”

从来就没有人敢动手打她，就只有他！方雪茉抬头瞪着他，她才正打算要开始爱他、接受他的时候，就被他狠狠地甩了一巴掌，看来她真的不适合留在这个时代，什么情啊、爱的，她统统都不要了！

拭去唇角的血丝，方雪茉反手也给他一个巴掌，“这样子一来就谁也不欠谁了！”

说完，她一个转身，疾奔而出。

她根本就不晓得自己能上哪儿去，只知道她是无法再继续待在这儿了。

“等等，洁丝敏……”

卡尔正想追上去，却被乔妮拉住了手臂，“你别去嘛，大人，你还有乔妮，何必去理睬那种不知分寸的野女孩——”

乔妮的话说完，就硬生生地挨了卡尔一掌，跌倒在地。

“住口！”卡尔怒视她，“我都还没跟你算帐呢。梅林！”

“是，”梅林满是惶恐地来到他面前，“卡尔大人。”“给她一笔钱，然后打发她走，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见到她。”

“不要啊！卡尔大人，”乔妮抓着他的腿，央求他说：“请你原谅乔妮，乔妮保证以后乖乖地吸卡尔大人的话，再也不敢胡乱撒泼了，求你千万别把乔妮赶走，求求你……”她已经习惯了奢华的生活，若是失去了卡尔这个金主的豢养，她无法想象往后该要以什么为生，她可不要苦哈哈地过日子啊。

“你放开手。”卡尔无动于衷。这次，她真的惹火他了。

“不！乔妮不放，”她将卡尔搂得更紧，“说什么都不放手！”

“该死！”卡尔咒骂一声，“梅林。”

梅林明白他的意思，急忙上前拉开乔妮。

“不要，卡尔大人，乔妮知道错了，乔妮知道错了！”

卡尔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一切都给你了！梅林。”他的当务之急是先追回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笨女人，其他的，他根本就不在乎。

梅林一个颌首，十分乐意为卡尔代劳。“是，大人。”

第07节

无视仆役们诧异的目光，卡尔终于在大门前的廊道上追到了方雪茉。

卡尔从身后抱住她，这种失而复得的满足感有效地抚去了他一腔难安的惊惶。

“是我不对，我不应动手打你，原谅我！”

“放开我！”方雪茉死命挣扎着，心痛远胜过挨打时的痛，虽然她很不想承认，不过她的确是在吃醋。“我说，放开我！”

“不放，我都说是我错了，也道了歉，为什么你还是要跟我呕气？”从来就没有人可以逼迫他，就只有她；因为她是自己最想疼爱的女人，所以他放下身段，不顾尊严地向她陪不是，但为什么她就是不领他的情？为什么她就是不愿意原谅他？

“你……”瞧他一脸像是施舍了多大的恩惠给她，若不是整个人都被他给搂抱住，她也许会再赏他一个巴掌。“不，你没有错，有错的人是我，是我自己不知天高地厚，不小心犯冒了尊贵的卡尔大人，所以我活该被掴，怨不得别人。”

“够了！该死的你！给我住口！”卡尔让她激得差点失控扭断她的脖子。

“OK，你怎么说就怎么是，谁教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卡尔眼泛红丝，蓦然扳正她的身子，双手紧紧扣住她的肩头，凶狠地瞪着她，“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会消气？再让你打回来吗？”

方雪茉别过头，赌气不说话。

卡尔突然灵光一闪，小心翼翼地问：“洁丝敏，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被他识破心意的方雪茉红着一张小脸否认：“鬼……鬼才吃你的醋哩！”说完，她用力踢了他一脚，趁他松手之际，像条滑溜的鱼般轻巧地溜走了。

“好痛！”卡尔忍不住爆出成串的咒骂，顾不得自己脚上传来的阵阵刺痛，他一个咬牙，硬是追了上去。

须臾，体力上远远敌不过卡尔的方雪茉就被他给擒回。卡尔怒：“该死的你，你就是永远也学不乖，是不是？”

“放开我。”嗜血火花倏然点亮了她的黝黑明瞳，方雪茉勾起一抹冷笑。他要是再不放手的话，可就别怪她不客气了，也会让他明白一旦得罪她之后的下场会有多么地凄惨。“不，我不放，一辈子都不放。”她休想摆脱掉他。

“是吗？我不信。”方雪茉忽然张口咬住他结实的手臂，那力道大得惊人，一抹殷红很快便染红了他的衣袖。

“你真就这样恨我入骨吗？可恶！”不再纵容她的无理取闹，卡尔冷不防将娇小的她扛上肩，健步如飞地开始往内室移动。

“放我下来！”方雪茉挂在他肩上挣扎不休，涨红的小脸蛋忍不住露出愠意，“你想带我去哪里？我不要去，放开我，你要立刻放我下来……”

怎么办？他看起来好象很生气，脸色也铁青得骇人，她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何要那么傻地招惹他……现在是不是想扛着她到无人的地方，再好好地揍她一顿出气？

一想到这里，方雪茉吓得都快哭了，气势也在一瞬间削减了许多。“放我下来！不管你想上哪儿去，我统统都不想去啦！”

“闭嘴！”正在气头上的卡尔突然用力朝她扭动不停的俏臀上打了一下。若不好好教训教训她，挫挫她的脾气，天知道她何时会爬到他的头顶上撒野？

扛着她走向先前的卧房，卡尔大脚使劲踹开房门，大步走向床榻处，对准了柔软的被窝，狠狠地将方雪茉自肩上摔下。

方雪茉被摔得七荤八素，她以手捂额，缓缓从被窝里支起身体，仰望着眼抿着唇，双手叉腰的卡尔。

“你还想打我吗？”她一脸委屈地问。他要是敢动手打她，就算是用咬的，她也非得要咬下他一块肉不可。

卡尔轻轻叹了口气，瞧她一副可怜样，他又怎能忍下心和她呕气呢？

“够了，别想再挑起我的内疚感，我很后悔打了你这一巴掌，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我一定会克制住自己的脾气。”卡尔坐在床沿，大手轻触她有点红肿的粉颊，像是呵护自己最钟爱的宝贝般，一脸疼惜地说：“我竟然伤害了如此滑嫩诱人的肌肤。洁丝敏，你还痛吗？”

挨打的屈辱如潮水般一古脑全涌上心头，方雪茉霍然推开他的手，一扫先前懦弱胆小的神韵，满脸倨傲地说：“你别假惺惺了！我是绝对不会领情的。”

“你又想惹我生气吗？”卡尔才要发作，但转念一想，这大概就是安东口中所谓的“孽缘”吧！她一定是自己前世的小冤家。“我和乔妮之间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哼！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她不是你豢养的情妇？”不提还好，一提起这个，方雪茉一腔怒火就烧得更旺盛了。

“还说你没在吃醋？听，好浓的酸味。”卡尔爱煞了她猛吃醋的可爱模样。

“胡说！我才没有。”她只不过是心底有些微的不舒服而已。

卡尔故意逗她，“喔？真是这样子的吗？”

“当然！”方雪茉刻意装傻，“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卡尔慢慢靠近她，俊脸上漾着一

抹邪魅的笑容，“我以为是你在心虚，你只要一心虚，小巧的耳朵就会红得跟颗苹果似的。瞧，你连耳根子都红透了，真教人忍不住想尝上一口……”卡尔温柔地含住了她的耳垂，那种圆润滑腻的触感令他欲罢不能地一尝再尝，沿着耳朵的轮廓轻轻舔咬着，他恨不得能一口吞下她。

不解人事的方雪茉被他高超的调情技巧逗弄得昏头转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她清楚得很，却找不回半丝理智来制止他。

“不要，你不能这么对我。”

“为什么不能？”卡尔撩起她的秀发，在她的颈窝处用力吸吮着，“你是属于我的，尝起来又是那样地甜美……”方雪茉因无力阻止他而呻吟，炽热的欲望像小偷般悄悄溜进她的体内。“别这么做，卡尔，我不能……”

卡尔吻着她，耳垂、粉颊，接着是娇艳欲滴的美丽唇瓣。

“乖，”卡尔哄着她，“你可以的，把嘴张开。”

方雪茉娇柔的喘气，似乎无法承受他的热情，“不要，你已经有了乔妮，为什么又要来纠缠我？”

卡尔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男人的爱与欲望其实是可以分开的。

他只好说：“我从未爱过她！只有你，就只有你才是我最渴望、最想要的。”她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可以洗涤淫乱的母亲遗留在他心底的肮脏，他不能没有她。

“可是我……”她真的要做他不晓得是第几任的情妇吗？方雪茉在心里交战着。

卡尔知道她已经投降了，“让我娶你，我要风风光光地把你迎进门。”

他要禀告女王陛下，请她来为他们主持婚礼。

她迟疑了一下，“那么……答应我，从今以后我将会是你生命中唯一的女人。”

言下之意，想得到她的人，就得拿一辈子来换。

“荣幸之至。”

卡尔温柔地爱抚她，意乱情迷的他压根儿没留意未合上的房门边站着一抹尴尬的身影。

“爵爷，”若非事出无奈，威尔也不想棒打鸳鸯。

不高兴被人打扰的卡尔冷声说：“威尔，我有叫你进来吗？”

“有您的客人，是鲁诺·亚理期伯爵大人。”

卡尔疑惑地蹙着浓眉，安东应该早就回去了才是，为什么又折返了回来？

他吩咐威尔：“我知道了！先将伯爵带往日光室，我随后就到。”

尚未从激情中恢复过来的方雪茉面泛红潮，半睁着一双迷惘星眸低喃着：“卡尔？”

“乖，”卡尔离开床边，将一身略嫌凌乱的衣着稍做整理后，俯身亲吻她的额，“等我把客人送走之后，我再回来陪你。”

“你的客人是安东吗？那……”方雪茉匆忙爬起身，“我也要去。”

她得为自己昨夜的无礼，好好地向安东道歉才行。

“你要见安东？”卡尔神色有异，“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问题可真有趣，难道我不能去见他吗？”“没错，你若是没有一个好理由，我的确是不太想让你们两个见面。”卡尔还在介意安东是否曾经送了一只银镯子给她这回事。

卡尔听了，不由得又开始生气，“你无权限制我。”

“笑话，”卡尔嗤笑一声，“我乃是堂堂兰奥·罗齐格亚侯爵，只要我高兴，限制你算什么？我还可以将你绑在床上呢。”

“你敢？”方雪茉压根儿不信刚才还一脸柔情疼惜她的人，转眼间会对她做出如此绝情的举动。

“你可以试试看我到底敢不敢。”卡尔铁了心不让她去找安东。

方雪茉将下巴抬得高高的，不驯的视线与他僵持着，“哼！之前和你的约定全取消了，我一点也不稀罕，留着给你最心爱的乔妮呢！再见……不！是永远都不见。”

她迅速地冲下床，两脚一着地便头也不回地往房门口疾奔而去。

卡尔早就料到她会有此动作，大手一揽，转眼间即逮住了她。

方雪茉只觉得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再清楚时，人已经被扔回了床铺里。

“你这个讨厌鬼，”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了！捧着被摔晕的小脑袋，方雪茉恼火地说：“你究竟想做什么？”

卡尔用自己壮硕的身躯压着她，“你是真的很不乖，所以我决定要将你绑在床上。威尔！”

威尔应声出现，“爵爷。”

卡尔瞬也不瞬地直直望进她一双写满惊惧的乌玉明瞳里，“去拿条绳子来。”

威尔虽然觉得困惑，但他还是遵从了。“是。”

“你要是敢这么做的话，卡尔，我会恨你的。”方雪茉威胁着他。

“一切都无所谓了。”卡尔接过绳索，把她一双柔若无骨的小手高举过头，牢牢地绑住她，“与其让你被安东夺走，我倒情愿被你憎恨。”说完，他分开她双腿，将她整个人呈现大字形盘紧紧地捆绑在床上。

方雪茉无视粗糙的绳索会磨破她细嫩的肌肤，奋力挣扎着，“我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我放开我！”从未受过这种屈辱的她像个孩子般哭闹不休，“不要绑我，放了我……”“我会的，不过要等我送走了安东才行，你别哭呵。”“不要，我要你放开我，放开我啊！”

“乖乖等我。”卡尔俯身吻干了她的泪水，一咬牙，狠心地将她丢下，转身就走。

望着被局限在床上、哭得梨花带泪的小可怜，又回过头看着已经消失在门外的主人，威尔忧心忡忡地追上卡尔，“爵爷，您这么对待洁丝敏小姐会不会太——”

卡尔极不悦地横了他一眼，“住口！谁要你多嘴来着？”这下威尔纵使觉得不妥，也只能无奈地应了声，“是，爵爷。”

走进日光室，卡尔一眼就瞧见手执酒杯的安东正倚立在落地窗前，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令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卡尔在一张暗红色的沙发椅上坐下，半带嘲弄地开口，“安东，你不想回去的理由就是为了要站在窗边欣赏我别馆里的风景吗？”

安东看向他，笑容颇僵硬，“我已经回去过一趟了，这次过来是有点小事想请你帮忙。”

卡尔为自己倒了一杯酒，这个时候，他很需要藉助酒精的力量来平息他一颗躁乱而不安的心。“喔？我倒是很好奇是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让你倍觉困扰。”最好是别和洁丝敏牵扯上关系，不然的话……

可恶！他觉得痛苦极了，朋友与情人之间，他到底该如何抉择呢？

“你就别糗我了，事情的经过是……噢？”骨碌碌的贼眼蓦然一转，安东突然发现到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他自窗边折回桌前，一脸的戏谑，“你的女人呢？为什么不见你把她带在身边？是不是被你给偷偷藏了起来啊？”

卡尔怒眉一挑，口气极为火爆，“你想找她做什么？”

安东微微一愣，“卡尔，你今天是怎么了？没看见你恨不得能时时刻刻绑在腰上的小女人，我当然是会觉得奇怪，这样问又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我……”他放下酒杯，不知该如何向安东开口。

他这模样让安东更纳闷了，“卡尔，你到底是怎么了？”

“还不都是那个磨人精……安东！”卡尔蓦然捉住他，激动到连桌上的酒杯也倒了，“你老实告诉我，洁丝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再不弄个清楚，他肯定会发疯的！

“我和她？”安东忍俊不禁，“卡尔，你这是在怀疑我们喽！”

卡尔放开他，一双怒眉微蹙着，“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原来你今天之所以会如此反常的原因是在于她呀。哎，不管小美人和你说了些什么，我在这里要很郑重地告诉你，我和她就连最基本的朋友关系也没有！昨夜若不是因为你带着她出席辛吉尔·亚艾罗理的晚宴，我想我也不至于会认识她。”言下之意，他与方雪茉根本就形同陌路，卡尔是白操心了。

“那她所说的镯子又该如何解释？”他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件事了。

安东翻个白眼，“我问你，卡尔，你哪只眼睛曾看过我送礼物给女人？”爱情这玩意儿实在可怕，它居然可以搞得一个人性情大变，就连平时狡黠如狐狸的卡尔也认栽了。他发誓，他绝对不要与这鬼东西沾上半点边。

“她的银镯真的不是你送的？”难不成是他善妒多疑，误会了她不成？倘若真是如此，那他将她捆绑在床上岂不就罪该万岁了？

你要是敢这么做的话，我会恨你的！

卡尔心一凛，他怎么会如此糊涂？

“该死！”他懊悔地低咒了声。转身便想离去。

“唉！等等，”安东唤住他，“卡尔，我和你之间的事都还未解决，你就想上哪儿去？”

卡尔头也不回，“我会帮你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得先回去解开捆绑着她的绳索。天啊！他真的后悔极了，不晓得洁丝敏会如此怨恨他？

“我要你帮忙的事情很简单，”安东拉住他，不让卡尔如愿离开，“你只要把那只从我店里取走的银镯子还给我就行了。”

都怪他那个只会坏事的笨蛋小徒儿韦斯，若不是他擅作主张，将原本预定要镶嵌上银镯的月长石，换成了具有分割时空隔界之功能的“穿界石”，他根本就毋需跑到“蒙拿别馆”来找卡尔“谈判”，更不会发生方雪莱误闯十九世纪的乌龙事件了。

笨蛋韦斯！

“要我把银镯子还给你？”卡尔隐约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为什么？”

“呃，”安东一时语塞，语气显得有些支吾不定，“反正你还我就是了。”

“是吗？假使我不还呢？”

“拜托！卡尔，”其实只要安东愿意，他大可运用异能自卡尔怀中取回银镯，但他实在无法对自己的好友这么做。“它对我很重要。”

卡尔一个挑眉，“喔？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它……它……”安东胡乱找了个借口搪塞，“是个劣等品！对！就是因为它是个劣等品，所以为了顾及我店里的名誉，我必须收回它。”

卡尔压根儿就不相信他的鬼话，“胡言乱语，你要是再不向我坦白，小心我连个渣滓都不给你。”

“我……”安东心一跳，冷汗直流，“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他该不会不小心露出什么破绽被卡尔发现了吧？

卡尔倒也不勉强他，“既然你听不懂我的意思，那好，我们今天就以这里为止，至于我手边的镯子，就等你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以后，再来跟我索讨好了。威尔，伯爵大人要回去了，帮我送客。”

明知道卡尔在唱戏，一旁等候吩咐的威尔仍是很尽职地应了一声，“是。伯爵大人，您这边请。”

“够了，”若非拥有一颗强壮的心脏，也许他就会被这对狼狈为奸的主仆给活活气死了。安东一脸没辙，明白这个秘密是守不住了。“认识你这么久，卡尔，我始终坚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答应我，你会帮我保守秘密。”

卡尔一个颌首，“当然。威尔，先下去吧。”

“是，爵爷。”威尔从命退下。

一室沉默。

卡尔开口表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外人在了，有什么话你大可直说，不必再遮掩了。”

安东深吸一口气，“其实我就是‘卫恒’。”

卡尔不发一语，镇定的模样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惊骇。

“你不觉得惊讶吗？”安东诧异。

“不！”卡尔摇头，虽然不愿承认，但他早就信了方雪莱所说的一切，当然还包括她来自二十世纪的惊人内幕。“和洁丝敏共处了一段时间，我很清楚她的性子，她并不是那种会胡乱造谣生事的女人。再者，你与洁丝敏都是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圈里，你们的来历、身世全都是谜，任凭我怎么查证也会是枉然，我没理由不相信她，只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活到洁丝敏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卫恒。”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叫我安东。”安东沉默了几秒，一咬牙，索性将一切内情全盘托出，“我之所以可以活那么久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人类，若是用人类的标准来界定我们，那我大概就是人类口中所说的‘妖精’吧。”

“妖精？”卡尔以为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只能在童话书上才找得到，想不到他居然会在一条极为普通的街道上救了一名妖精，而且还和他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此奇妙的遭遇若是能大肆炫耀给那群死党们知道的话，真不晓得他们会有多么震惊。

尤其是汉米敦·辛吉尔·亚艾罗理那个臭家伙，那小子最不信什么神鬼之说，要虽叫安东到他面前去露个一手……卡尔光是用想象的就觉得十分刺激，天赋异禀的安东一定可以吓掉汉米敦脸上那张死气沉沉的扑克面具。

安东一眼就看穿卡尔心中所打的鬼主意，“想都别想，你答应要替我保密的。”

“连我的死党们都不能提吗？”他抱着一丝希望问。

“很抱歉！我有我的难处，希望你能够谅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考虑把事情始末全交代清楚，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卡尔再怎么兴致勃勃也是白费了。

“既然你有难言之隐就算了。”卡尔也不好勉强他，“不过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非得把银镯给要回去？”这点是最令他感到疑惑的地方。

“还不都是要怪我那个笨徒儿……”安东将事情全盘托出。

听完整个过程，卡尔一脸讶然，“你是说，这只银镯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为了避免祸乱人间，因此你要收回它。”莫非它就是洁丝敏口中的那只银镯？不，不会刚好就这么巧吗？

“没错。你应该不会为难我吧？卡尔。”

卡尔无语，诸多思绪飞快在脑海中运转着。

刹那间，他想起了昨夜方雪茉与安东相遇时那番奇怪的对话，顿时领悟出了什么。

你就是卫恒，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当然是你告诉我的啊！废话少说，你快把银镯给我。

我什么时候送过你银镯来着？

你胡说！是你硬把镯子塞给我的，还跟我说可以利用它来许愿……

“卡尔，”安东见卡尔一直沉默不语，整个人阴阳怪气地不晓得在打些什么鬼主意，不由得心惊肉跳，生怕他突然反悔不归还银镯。“看在我们是好朋友的份上，你就别再捉弄我了，拜托你行行好，快把镯子还给我，让我可以回去交差好吗？”他一张脸全垮下来了，就只差没有跪着哀求。

卡尔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瞧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有说过不还你镯子吗？不过呢，”他徐徐从怀里掏出那只原本打算要送给方雪茉的灿丽银镯，眼底闪动着某种诡谲的光芒，“安东，在我归还你之前，我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事，如何？”

“可以，我答应你。”安东相信卡尔的为人，他绝不会央求自己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缺德事。

“喔？”安东豪爽地回应勾起卡尔唇边一丝促狭的笑意，“你就当真如此信任我？难道你不怕我会要你打家劫舍、外加杀人放火吗？”

安东洒脱一笑，“若真是如此，那我也甘心认了。说吧，你到底要我帮忙你什么？”卡尔鲜少有事会去烦劳到别人，这还是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要求，即使不为银镯，他也会竭尽所能地贡献出一己之力。

卡尔沉默了一会儿，他万万也没料想到当初所委托安东制作出来要讨她欢心的镯子，竟然是百年后造成方雪茉糊里糊涂来到这个陌生世界的主因。

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把这只银镯交给她。因为他怕方雪茉在取回镯子后就会抛下自己，他绝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所以他人永远地杜绝后患，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还给原来的主人安东。

然后……

“我现在就将它还给你，”卡尔深吸口气，仿佛作了个重大决定，“然后，我要和你订个‘约定’，你一定要在百年后的世界里，为我找出洁丝敏的下落，重新再把这只可以任意穿梭时空的银镯交给她，你做得到吗？安东。”

安东一脸震惊，“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卡尔。”

“我是我同意归还你银镯的唯一要求。”

“你的要求甚至比登天还困难。”

“拜托，安东，能帮我的人也就只有你了，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安东感到为难极了，“你是认真的吗？”

卡尔的眼底满是坚定的神色，“再认真也不过了。”

“我明白了！”安东取回了银镯，将它慎重地收在怀里，“既然这是兰奥·罗齐格亚侯爵的希望，那么，我会遵照我们的‘约定’，再一次带她回来，回到你的身边。”

另一方面，被卡尔逐回“穆夏里”的乔妮，正忿恨不平地收拾着行李，口中不停咒骂着：“都怪那个该死的小丫头片子，要不是她，卡尔大人也不会因此而驱离我，都是她的错，该死！该死的她！我恨她！恨好！为什么她不去死？为什么？”你若当真这么恨她，我可以替你去杀了她。如何？乔妮·亚斯。”

乔妮飞快转身，惊见一名脸上戴着一张小丑面具的神秘男子平空出现在她面前，乔妮害怕

地紧揪着衣领，“你……你是谁？”

“我吗？”神秘男子缓缓走向她，“我是个能助你一臂之力的朋友，好朋友。”

浓烈的好奇远远地超过心中一抹骇意，尤其是当她知道自己可以直接拔掉那根肉中刺的时候，刹那间，乔妮突然觉得不怕了，“喔？好朋友吗？我可没有那种会戴着面具和别人打交道的好朋友。”

“我明白了。”神秘男子低沉一笑，慢慢摘下他脸上的面具。

“你……”乔妮看清楚面具底下的熟悉脸庞，不由得惊呼一声，“为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

第08节

卡尔送走了安东，不准任何奴仆跟随，一脸懊恼回到那个卧房前。

隔着紧闭的门扉，卡尔踟蹰不定，浓浓的不安与内疚感几乎在同一时刻全涌了上来，不停地鞭笞着他。他心乱如麻，无法想象被他捆绑在床上的可人儿此时此刻会有多么地痛恨自己。

窗外雷声轰隆，细雨仿佛有逐渐变大的趋势。

站在门外，卡尔多想进去看看她，但又害怕瞧见一双恨意满盈的美目，无奈的他只好象个偷儿般将耳朵贴在门板上，悄悄地探听弥漫在房间里的风暴是否还在持续。

隐隐约约的啜泣声传进耳里，卡尔心头一凛，不再犹疑不决，立刻推门而入。

“洁丝敏……”卡尔几个大步便来到她身旁，瞧她一双哭得红肿的大眼睛，及一张泪痕斑斑的可怜小脸，他的心都疼了。

方雪茉一看他回来了，原本已经停止挣扎的小身子，转眼间又开始不安分地躁动起来，只不过这一次，在她眼底似乎多了一些莫名的恐惧。

“你放开我，放开我……”方雪茉害怕地拉扯着绳索，就连手腕已被磨破了一层皮也浑然未觉。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打雷声了，只要一遇上雷雨天，她肯定是往家人们温暖的怀里躲，以寻求抚慰。

“好，好！”虽然不明白她到底是畏惧些什么，但她手腕上的点点红渍令卡尔怵目惊心，更舍不得让她如此虐待自己。他一边为她除去手脚上的束缚，一边柔声安抚她说：“你乖，我就放了你，不怕呵，有我在你身边，没有人欺负得了你，我会永远永远陪在你身边，不哭喔。”

须臾，方雪茉重新获得了自由。

这时候，一道雷劈了下来，刚好击中窗外一棵白桦木的枝丫，枝丫一落地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吓得方雪茉尖叫连连，拼命往卡尔的怀里钻。“我怕，不要丢下我……”

原来她怕雷声啊。

卡尔怜惜地反手搂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脊，柔声哄道：“别怕，有我要在这儿保护我。”

方雪茉泪眼汪汪地抬头望着他，小脸上尽是委屈，“骗人！你就会把我绑在床上欺负我，我长这么大都还不曾受过这种侮辱，就只有你敢如此对待我。我恨你，我恨死你了！”说到最后，她居然抡起了拳头，不要命似地直往卡尔的身上打，那力道之大，仿佛当卡尔是自个儿的杀父仇人般，下手毫不留情。

卡尔由着她捶打，好脾气地说：“别气，别气，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我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乱定你的罪，更不应该把你绑在床上害你失去了自由。我活该被你、被你打，好不好？别气呵，你要是不小心气坏了自己的身子，我可是会心疼的。”

“胡说！”方雪茉又朝他的胸膛上狠心一捶，“你要真心疼我，就不会绑着我，害我受罪，我——”她话都还没说完，就只觉得眼前银光一闪，一道响雷倏然划破暗黑的天际。她吓得尖叫一声，整个人就像只无尾熊般紧攀着卡尔，小小的身子不停地发抖。“呜……讨厌，我最讨厌伦敦了。”

打从她一踏上这块土地，不是被猪纠缠，就是被卡尔这个大变态给绑在床上，还让他发现了自己会惧怕雷声的“小小”弱点，她真是受够了。

卡尔低头看着瑟缩在他怀中的小人儿，“别怕，相信我，我绝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独自承受恐惧的。”

“也不会再绑着我了吗？”她怕死了那种动弹不得的无助感。

“不会了，永远不会了！”卡尔下意识地拥紧她，眼前娇小柔美的她非但不会令他觉得厌烦，反倒还很容易激起他心中一股前所未有的保护欲。他想要她！从来就没有哪个女人能让他如此想拥有。

感觉自己全身上下每个毛孔无一不向她发出强烈的需求，卡尔按捺不住地勾起她细嫩光滑的下颚，像疾鹰般迅速攫夺了她。

这极具侵略性的行为蓦然慑住了她，方雪茉一动也不敢动，只能僵着小身子，檀口紧闭地试图抗拒他。

“乖，我的宝贝，”卡尔轻拂着她颈背，舌齿更是不客气地朝她弄状优美的唇瓣热情地舔咬着，“张开你的嘴，让我吻你。”

他引诱着她，渴望她的加入。

方雪茉抵死不从，整个人颤抖得犹如秋风扫落的枯叶。正在兴头上的卡尔无从留意到她的异状，随即将她扑倒在大床上。

“不要，”方雪茉抓住他，泪水自她粉颊上滚落，“我求求你，卡尔。”

可怕的阴影又在此时浮上眼前，仿佛与卡尔的身形重叠了，方雪茉的神智逐渐变得涣散，只感觉得到自己正被一个男人强压在身下，她开始用力挣扎、捶打他，完全失去控制地大叫起来。

“不要！不要！你放开我！”方雪茉不知打哪儿来的力量，她猛然推开卡尔，惊慌失措地躲缩在大床一角。

“洁丝敏，你怎么了？”看见她眼底那抹因他而起的恐惧，卡尔敏感地察觉到在方雪茉身上似乎曾发生过可怕的经历，而且造成了她身心上的重大创伤，要不然她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卡尔心疼极了，不敢相信有人真舍得伤害她。

“你走开！不要碰我！”往事历历在目，当年令她饱受惊吓的情景依旧纠缠着她，即使到了今天亦然是如此。

“别怕，”卡尔捉住她，不被她脸上的软弱所打动，硬是强迫她面对心中那道被她埋藏起来的难忘伤痕，“洁丝敏，把你心中的阴霾全告诉我。”

方雪茉猛然一震，紧接着就像个闹脾气的小孩般胡乱踢打，拼了命地想挣出他的钳制，“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开我！放开我。”

卡尔来不及防备，一下子就被她撒泼的抓出了不少红痕，不禁也生气了。“够了！再继续闹下去的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方雪茉在他的怒吼声中倏然安静下来，若是卡尔细心些，便不难发现到她的表情木然，原本躁乱的眼神有逐渐缥缈了起来。“哈！你要如何对我不客气来着？打我？骂我？再把我给绑在床上？还是你那个男人一样压在我身上呢？”

卡尔明显地察觉到她的不对劲，“洁丝敏……”

“你不是很想知道在我身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肮脏事吗？好！我就告诉你！”方雪茉陷入了记忆里，虽然早已经事过境迁，但残存在脑海的难灭印象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噬人梦魇。“我被人强暴过！我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了……”

“洁丝敏……”

直到此时，卡尔才霍然明白自己竟然做了一件极为残酷的事情。

方雪茉喃喃叙述，事实就像是泄洪的水库般停也停不住。“那年，我才十三岁，却被哥哥的朋友——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个可憎的名字——吴德泰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他！”

方雪茉双拳紧握，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别被过去的回忆给左右，努力藉着深呼吸来缓和太过激动的情绪。

“那天晚上是董哥哥的生日，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带着礼物来参加哥哥的生日晚宴。他并不在哥哥的邀请名单中却不请自来，哥哥虽然不怎么欢迎他，可是秉持着来者是客的道理，也不好意思赶走他，便留他下来与我们一齐庆祝。”

“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那个畜生，他趁大家大肆狂欢、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突然就从背后伸手勒住了我的脖子，而且还捂住我的嘴巴，用力把我拖进了无人的房间里。我吓坏了，等我回神时，整个人就已经被他强压在身下了。”

“够了！洁丝敏，够了。”卡尔知道自己强势的追问再一次撕裂了她的心伤，他懊悔不

已，恨不得自己从未逼问她，更想亲手痛宰那个施暴的男人。“是我不好，求你别再说了，好吗？”

“为什么不让我说完？你不是挺想听的吗？”方雪茉全豁出去了，她根本就不在乎卡尔会怎么看待她，凄楚地泪水汨汨而下，心中的折磨与委屈急着被宣泄，“那天晚上和现在一样，都是个雷声轰轰的下雨天，即使他不捂着我的嘴，哥哥他们一群人在外面也听不见我的呼救声。我拼了命地直对他拳打脚踢，不停地挣扎大叫，却还是敌不过他的暴行，还是阻止不了他脱我衣服的举动，我——”

“住口！洁丝敏，住口！我不准你再说。”

卡尔怒不可遏。可恶！那个该死的男人，如果他当时在场，他一定会……噢，等等，卡尔遽然光一闪，想起了安东身上的那件神奇的东西。或许他可以好好利用它来教训教训那个可恨的家伙。

方雪茉恍若未闻，“你知道他还对我说什么吗？他说，谁教我穿得像个妓女似的故意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无耻地引诱他，才会激起他想上我的冲动，一切全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他。卡尔，你一定要相信我，”她拉住他的衣袖，不断摇头说：“我不是妓女！也没有引诱他，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别哭呵。”紧接着哭倒在自己怀里的泪人儿，卡尔对那个男人的憎恨之意更加深了。

倚赖在他身上，方雪茉贪婪地汲取着他的温暖，就在一瞬间，她尝到了只有挚爱家人们才能给予她的安心感。“你真好！虽然有时候你很烦人，处理事情的手段也很极端，还养了一个很刁蛮的情妇，不过和那个人比起来，你实在是好太多太多了，至少被你摸到时，我还不会感到不适，但他却让我自己觉得好脏，不管事后我再怎么冲洗身体都洗不掉那种恶心的触感。我已经被他弄脏，再也洗不干净了。”

“胡说！你一点也不脏。相信我，无论你再如何轻贱自己，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清纯干净的。”卡尔决定，就算安东不肯把它借给他，即使是用抢的，他也非得抢走它不可。

方雪茉睁大一双红肿酸涩的眼睛，“纵然我不再纯洁无瑕？”她可以从困扰她多年的可怕深渊中获得解脱吗？真的可以吗？

“纵然你不再纯洁无瑕，我也爱你。”说完，卡尔以吻盟誓，许下了恒久不变的承诺。

方雪茉娇吟了声，开始笨拙地回应他。

她红润而诱人的唇瓣本能地为他张开，卡尔细细品尝着她，更以灵活的舌尖蛊惑她来感觉自己，她学得很慢，起初只敢沿着他的唇形轻轻咬啮着，但是到最后，她也将自己的舌头伸入他的口中，与他一起纠缠着。

卡尔硬是加深了这个吻，快感随之而来；方雪茉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他，他的吻令她屈服，尤其是当卡尔拉着她一块儿倒在床上时，她体内的一个声音叫她逃离这一切，但另一个自己却强烈地渴求他。

“别这么做，卡尔。”她抓住正与衣服上的钮扣奋战不懈的大手，喘息说：“求你，我还不能够……”她仍克制不住心中那股排斥男女情事的不安恐惧。

望着她泫然欲泣的可怜小脸，纵使身体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卡尔也得把那股炽烫的欲望给强行压抑下来。自从遇她之后，他才慢慢体会到，原来心灵上的契合再胜于肉体上的结合；他愿意等她。

“答应我，先和我订婚，我会给你极尽充裕的时间来适应我。”

方雪茉被他的痴心与不悔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可是女王陛下的侄儿和宠臣啊，身为天之骄子的他本该有更好的选择，但他竟然不弃嫌已是不洁之身的她，愿意与她共度一生。

她破涕为笑，灿然而美丽的笑靥宛若雨过天晴的绚烂阳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爱你？”

卡尔温柔地摇摇头，眼底尽是醉死人的深情，“没有，你只会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地对我说：卡尔，你这个讨厌鬼，我恨死你了！”

就是他了，方雪茉对着自己说，眼前的男人就是注定要与她厮守一生的良人。

“我爱你，卡尔，虽然你既霸道又蛮横，总是喜欢限制我的一举一动，我还是爱你。”为了他的一片痴心，方雪茉决心要留下来，不过她并不急着告诉他，谁教他老爱欺负她。

“我也爱你，洁丝敏，虽然你既无礼又任性，又总爱和我唱反调，但我仍是爱你。”他会竭尽所能地呵护她，这是他的承诺，更是他一辈子努力想达成的理想。

他只爱她，永远永远。

此时，方雪茉二十岁，而卡尔即将举行二十岁的成人宴。

今天是卡尔二十岁的生日，亦是他与方雪茉的订婚宴。各路和亲朋好友皆带着珍贵的贺礼应邀而来，就连尊贵非凡的女王陛下也都赏脸莅临，令方雪茉惊叹不已。她终于了解到为什么卡尔能如此狂傲不驯，却不会招惹来排挤嫉妒，原来是有女王这个强硬的后台在替他撑腰啊。

才刚与女王陛下寒暄完，卡尔一抬头，立刻便发现了好友汉米敦·辛吉尔·亚艾罗理孤冷的身影。

卡尔欣喜地迎上前去，向来见首不见底、形踪飘忽不定的汉米敦，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出席这类宴会了，想不到他居然会在自己的订婚宴上破例露了面！卡尔高兴得无以复加，一时克制不住内心狂喜的情绪，激动地拥住汉米敦，“谢谢你！汉米敦，你绝对想不到你的出现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

汉米敦动作略微僵硬地推开卡尔，俊脸上有抹羞赧的红晕，“我只是听说陛下她人在这儿，正巧有点事想和她商议罢了，才不是特地前来见你的。”他打死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专程为了卡尔的订婚宴而来。

卡尔明白他爱逞强的性子，倒也不去戳破他一听就知道是胡诌的借口，“无妨，你能到场就足够了，不过我可是十分好奇你最近到底是在忙些什么？为什么连你父亲专门为你所举办的洗尘宴也缺席，害我兴冲冲地想介绍洁丝敏给你认识，却落了个败兴而归的下场，你——”

汉米敦被迫追问烦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的女人病了。”

“你是说……”他有心仪的爱人了？

“没错！就是你所以为的。”

“这真提太好了！”卡尔还以为平时不喜女色的汉米敦是个同性恋呢，想不到上天仍是眷顾着他，居然也让汉米敦找着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看来尘兰顿世伯是可以放心了。“那你有带她来吗？她人呢？为什么我没瞧见？”

“别找了！我并没有带她一道前来。”

卡尔神情微愠地直瞪着他说：“为什么你不带她来让我瞧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可以——”

“她病了！”汉米敦硬生生打断他，一脸极想揍他出气的模样，“我从一开始就说她病了，莫非你是聋子不成？”

“嘿！”卡尔讪笑着，“我一时高兴过了头，忘了嘛！别气。”

对卡尔而言，虚长他几个钟头出生的汉米敦就和他的哥哥一样，虽然他常和汉米敦抬杠斗踊，但他们之间亦兄亦友的融洽情谊依然是坚不可摧；因此，一风闻未来的大嫂患了病，卡尔不免要多嘴关心一下。

“为了弥补我的失言之过，不如我先将科特借给你，要他好好为嫂子诊治一番，你觉得如此？”

汉米敦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如果是科特的话就免了。”他直觉地讨厌科特，从小的时候便一直是如此。既然他不喜欢，又怎么有可能会把自己最宠爱的女人交由他来治疗呢？

“奇怪？科特到底是做了什么，才会令你如此讨厌他？”卡尔疑惑极了，虽然平时他与科特的感情并不是很热络，可他好歹也是自己的异母大哥，卡尔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蒙上了不白之冤。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还有什么为什么。”他讨厌科特是天性使然、且毫无一丝道理可循的。

“是这样子的吗？”可怜的科特，看来汉米敦不仅仅是单纯的不喜欢他而已，还可以说是非常地厌恶。不过算了！卡尔也懒得去追根究底，就当作科特这倒霉鬼和怪名远播的汉米敦处不来好了。“不说这个了，趁着大伙儿皆齐聚一堂的难得机会，咱们今晚就干脆来个不醉不归吧！来人，拿酒来，我要好好地跟公爵大人喝几杯。”

“不了！卡尔，”汉米敦放心不下府邸中的女人，“我不能久留，还有人正在等我回去呢。”

卡尔明白他的意思，也颇能体会那为所爱而忧心的感觉。

他一个颌首，“记得，你欠我一回。”

“那有什么问题呢？改天一定补偿你。”汉米敦一个转身，旋即又不晓得想起了什么，回头朝卡尔丢下一句“恭喜”后，翩然离去。

卡尔一愣，随即漾了笑，对着已经消失在门外的他说了声“谢谢”。

接着，他一个旋身，眼尖的发现距离自己不远处的方雪莱正与刚抵达的安东在谈话，卡尔阴邪一笑，立刻迎上前去。

“嗨！安东。”

安东望着方雪莱太过灿烂的笑容，心中的警钟大响，“有事吗？怎么不见卡尔陪在你身边？”

“他与朋友在谈话，你看，”方雪莱遥指着不远处两道人影，“就在那里。”

安东顺着她的素指一瞧，正和卡尔说话的那个人不就是他连日来要寻找的汉米敦吗？

安东笑逐颜开，才刚要举步向前就被身后的方雪莱给拉住了衣角。“你这是在做什么？快放开我。”啊！他就要走了，可恶！她到底在搞什么鬼？再不放开他的话，可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我想请你帮我送封信。”她爱卡尔，即使她答应了卡尔要做他的妻子，但她仍是割舍不下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最起码她得捎封信回去告诉他们，她是幸福的。

“免谈！”该死！他居然真的走了，都怪她。

“拜托，如果你不帮我，那就再也找不到可以帮我的人了。”

安东回头怒视这个只会坏事的大祸水，自从认识她之后，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随之而来，不是硬被人威胁做些苦差事，就是让卡尔那个混蛋给套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现在就连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汉米敦·辛吉尔·亚艾罗理公爵也全因为她从中作梗的缘故而失去了踪影！

“很抱歉！我无能为力。”说完，他转身要走，决心不碰这浑水。

“你可以的，”方雪莱急忙拉住他，“求你帮我，只是送封信而已。”

“放手！”安东动作粗鲁地抢回他的衣角，见她一脸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坚持，他缓和了脸色，“我最近很忙。”

“无所谓，我不急的。”

为了能顺利送达这封信，方雪莱可以说是委曲求全，外加低声下气。

安东故意刁难她，“那如果我一直都没有空呢？”

“胡说！你别想骗我，”方雪莱压根儿不相信他敷衍了事的鬼话，“我知道的，你是不是不太想帮我？”

“你……”一抹臊红悄悄占据了他两颊，那是一种被人识破后的难堪心虚，安东极不好意思地搔搔头，干笑说：“OK，就这么一次，你要我把信送给谁？”

方雪莱深吸一口气，“我要你把信送回二十世纪，我的家人手中。”

什么？！安东被吓得不轻，但仍十分镇定地装傻说：“小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

“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卡尔把一切全告诉我了。”

卡尔那个混帐！他答应过要保密的，居然还……可恶！

“对不起！”方雪莱一脸歉意，自从她决定要留在这时代，她便一直想办法要与二十世纪的家人取得联系，而安东的秘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披露出来的，“是我硬逼他说出来的，不过你放心好了，我答应你，除了卡尔与我之外，绝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的秘密。”

“卡尔也是如此对我说的，结果呢？”

“我都道歉了，你还是不能谅解吗？”

“如果我捅了你一刀，再来向你说声对不起呢？”

“你要是不肯帮我的话，那我就要……”若不是情非得已，方雪莱实在很不想使出这一招，“把你的秘密公诸于世。”

安东诧然地圆睁着眼，是谁刚刚说不会将他的秘密透露给第三个人知晓的？“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当然！不过前提是你帮我才行。”

“你这是在威胁我？”可恶！她怎么净学卡尔的这些小人招术？

方雪莱从不认为自己威胁得了他，“一派胡言！这不叫威胁，是交易！用你的小秘密来跟我交换我的小小要求，以物易物，很公平，不是吗？”

安东忍不住低咒一声，“见鬼的哪里公平了——”

他正想破口大骂时，火药味十分浓厚的视线赫然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便一直站在方雪莱身后聆听这一切的卡尔对上，他张着大嘴，整个人像是被冻僵了般呆愕在原地。

“你怎么呆掉了？你说话啊，安东。”方雪茉困惑地说。

告诉她，说你答应会帮她把信送回去！这也是我的希望。卡尔以唇形示意安东。他十分不愿意方雪茉因为思念家人而日渐消瘦，如果这么做能让她觉得安心些，那么他愿意央求安东帮她。

安东一脸的为难，这不是在刁难他吗？

“安东？”见他脸色极为难看他不晓得在想些什么，方雪茉一脸的好奇，“你是不是很不舒服？瞧你的脸色苍白得很，你——”

方雪茉伸手想探探他额上的温度是否有异常，惹得安东神色紧张地朝卡尔的方向望了一眼，一接到他想杀人似的凶狠目光，安东打了个冷颤，像是被火烫着了般急速往后退了好几步，“OK，你别再靠过来了，我答应你，答应你就是了。”

方雪茉一愣，语调微颤，“你是说……”

安东无奈地点点头，第一次觉得眼前的女人迟钝得很，她怎么没发现身后有个被妒火缠身的男人正虎视眈眈地密切监控着他们之前的一言一行呢？

“没错！我改变心意，决定要替你跑这一趟，帮你送信了。”再不答应她，安东怀疑自己的一条小命会像是风中的残烛，只要稍不注意便会烛灭人亡。

“谢谢你！谢谢，”方雪茉克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一时激动地扑向安东，环抱着他，高兴得简直快飞上天。“我好开心！”

开心？他一点也不！安东苦着脸，认命地低头望着仍抱着自己的方雪茉，天晓得如此暧昧的一幕被卡尔那个善妒的男人看在眼里，究竟会造成怎样惊人的反应？唉！方雪茉果真是他的头号天敌。

“洁丝敏……”那个声音令安东觉得头皮发麻。

方雪茉放开他，回首对来人一笑，“什么事？卡尔。”

卡尔虽然是对着她说话，但像是要吃人的眼神却直盯着安东不放，他随便找个借口，“女皇陛下在叫你，你快过去。”

方雪茉不疑有他，立刻提起了裙摆准备要走，“我知道了。谢谢你，安东；替我好好招待他，卡尔。”说完，她没接收到安东向她发出的求救目光，像只美丽的粉蝶儿翩然飞走了。

“你放心，洁丝敏。”卡尔开始摩拳擦掌，慢慢地靠近安东，“我会很乐意‘招待’他的。”

安东一见护身符跑掉了，自知大祸临头，他干笑几声，一边后退一边为自己的清白辩解：“嘿！你很不公平，卡尔，你明明站在后头看得一清二楚，是你的女人自己冲过来抱住我的，又不是我主动，你怎么可以反过来和我算帐呢？”

“你没有躲开。”言下之意，这一切全是安东一个人的错。

安东为自己的无辜叫屈，“谁知道她有一高兴就乱抱人的坏习惯？我闪不掉啊！”这对小冤家，认识他们，算是自己倒霉。

“哼！你只知道她抱住了你，而你，”卡尔冷不防揪住他的衣领，出手即是狠心一拳，“你没有躲开。”

“呜！”安东抱着痛处，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稍微舒坦了憋在胸口的一口闷心后，卡尔终于能露出微笑，“怎么？你不向我说声恭喜吗？”今晚是他的订婚宴呢。“你说什么？恭喜？”在他出手揍了他之后？有没有搞错！卡尔一脸不悦，“难道你忘了今晚来此的目的吗？”

若是如此，他可又要狠揍安东几拳消气才行。

“我当然——”瞧卡尔顶上那片乌云似乎又有聚拢的趋势，安东硬生生改口说，“记得啰！是你与那女人的订婚宴嘛。”

“如果你不想再挨揍，就别用‘那女人’来称呼她，明白吗？”

“明白。”安东心情沮丧到想好好痛哭一番，想他堂堂妖精王的弟弟，居然会被一个……不！是两个小小的人类呼来喝去，外加恫喝威胁；呜！想想还真是丢人，要是不小心让那个素来爱和他唱反调的恶魔小弟知道了这件事，他非笑掉大牙不同。

安东一想到便觉得郁闷，决心誓死守住这个小秘密。

“安东，安东！”卡尔在他耳边的大叫声蓦然惊醒了神游状态中的他。

安东一个回神，“啊！什么？”

“什么？”卡尔危险地眯起眼，“你居然还敢问我什么，难不成我刚刚说的话，你连一句都没听进去吗？”可恶！那他之前是在做什么？耍白痴给他看吗？卡尔气得又想找人来发泄他

的怒火了。

“嘿！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呆了一下，如果你不介意，是不是能好心点再对我重述一遍，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如何？”晃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让卡尔高兴些？

卡尔狡猾一笑，“任何要求都可以？”

“任何要求都可以。”只要他别把火气全倾倒在他身上就好了。

“行！那把银镯借给我。”

安东没猜到他的要求竟会是这个。“你想借它做什么？”

“我要借它去修理一个令我痛恨至极、巴不得能将他大卸大块扔到海里去喂鲨鱼的臭男人！”

“啥？”安东愣住了。

第09节

银光一闪，藉助着银镯的神奇力量，卡尔带着要送给方雪董的礼物，只身出现在二十世纪方家大门口。

雷雨不断，毫无遮雨用具的他完全不在乎大雨不停地打在自己身上；他推开雕花铁门，走在距离主屋的约有数十公尺的小路上，不断在心中模拟着等会儿该如何痛宰吴德泰。卡尔停在一扇象牙色大门前，他在门旁找到了电铃——这是他耍了一些小诡计要方雪董教他二十世纪的事物，才知道的名词——轻轻按下它。

他的心因为期待能见到稚嫩的方雪董而加速狂跳着。

好一会儿，开锁的声音才从门内传来，一张可爱的小脸蛋毫无预警地倏然闯入他的眼底，卡尔的心一震，他仔细瞧着眼前纯真无邪的小女孩，莫非她就是……

“大哥哥，你是董哥哥的朋友吗？”

连声音听起来都那么地清脆娇柔，卡尔不禁沉醉了。

“大哥哥？”年方十三的小方雪董皱起了眉头。这个大哥哥是怎么了？为什么问他都不回话？

卡尔猛然拉回已飞远的神智，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也会对年幼的她产生遐想。该死！他这种无耻的思想和那个臭男人的恶行比较起来又能强到哪里去？真是见鬼了。

“你是雪……雪董吧？”卡尔困难地发出这两个音节，他跟方雪董恶补了几个礼拜的中文总算还派得上用场，最起码一些基本的沟通还难不倒他。见她有点迟疑的点点头，他才浅笑着说：“我是卡尔，是你董哥哥的好朋友，很要好的好朋友。”

这个时候，何妈尾随而至，一看到她的小宝贝正站在不时还会有雨丝飘进的门处和一名外国男孩交谈，她低响亮一声，随即就将他们全拉进屋内，嘴里还不断地唠叨说着：“你们怎么就在门口聊起来了呢？瞧！衣服都被雨水溅湿了，快进来！真是的，小姐，你都这么大了还要何妈来操心，难道你不晓得外头正下着大雨吗？万一你要是不小心淋到雨又感冒了，何妈会焦急的。”

何妈牵着方雪董，打算上二楼替她换下一身的湿衣裳。“大哥哥，你的衣服也湿了，你不换吗？”方雪董喜欢这个眼睛颜色和其他人不同的大哥哥，大概因为蓝色是她最喜欢的色彩吧。

何妈此时才又将注意力移至他身上，瞧他一张极为洋化的五官，一时之间，不谙英文的何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跟他沟通，只能支支吾吾老半天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没关系的，我听得懂中文。”多亏有洁丝敏的特训，若不是她，自己的中文亦不可能琅琅上口。

“这样啊，”何妈松了口气，至少她可以不用比手画脚了。“你是董少爷的朋友？”

卡尔微微一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看在何妈的眼里，以为他默认了，见他一身湿漉漉的，她说：“再穿着湿衣服会对身体很不好，来吧，我拿董少爷的衣服给你替换。”

卡尔没拒绝，“谢谢。”

不一会儿，他人已经在二楼的客房时换上何妈送来的干爽衣裳。

方雪茉就待在他身边，何妈早就为她换好了衣服，本该带她下楼才是，但她却硬是赖在卡尔的身边不肯走，看样子是好奇的成分居多。

她缠着卡尔，“大哥哥，为什么你的眼睛蓝蓝的，像水一样呢？”

“小雪茉不喜欢吗？”

“很喜欢，那里面养着鱼吗？”

“鱼？”眼睛又不是水池，怎么能养鱼？

“嗯！”方雪茉不怕生地爬上他的膝盖，“就像董哥哥的水缸里养的鱼一样，尾巴拖得长长的，很漂亮。”

“小雪茉喜欢那种鱼？”

“嗯！非常喜欢喔！”

卡尔记下了，待他回去后，他会吩咐下人去买鱼的。

“哎呀！小姐，”何妈捧着要给擦拭头发用的毛巾折返，甫一进门便看见方雪茉正没礼貌地坐在卡尔的身上，不由得惊呼一声。她连忙将手上的毛巾往一旁的矮几上去丢，几个大步来到卡尔面前，抱起了仍咯呼笑个不停的方雪茉，微皱着眉轻斥：“你这个小顽皮鬼，何妈有教过你要坐在客人的身上吗？该打！”

一听她要受罚，卡尔飞快出声替她求情，“不！别打她，我不打紧的。”

“哼！算你运气好，小调皮鬼，不然你的小屁屁就要遭殃了。”何妈放下她，溺爱地看着她跑下楼。

“她好可爱，不是吗？”

“当然，”何妈骄傲极了，“她可是我们方家小宝贝呢。”

也是他的。“谢谢你的衣裳，我下楼了。”也该是为佳人除狼的时候了。

吴德泰！一丝嗜血光芒一闪而近，卡尔冷笑着，你准备受死吧！

将半干的礼盒交给专门负责的仆人，卡尔端着一杯特制的鸡尾酒，穿梭在络绎不绝的人潮中。

他不自觉所流露的倨傲贵气与醒目出众的俊美五官，很快便引来周遭的窃窃私语。

“他是谁带来的朋友？长得好帅。”

“看看他，多棒的体格，若是能跟他来一晚——”

“你少作白梦了！瞧你生成这副丑模样，不把人家吓死就已经是万幸了，居然还肖想和他来一晚！”

“哼！你还好意思说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额秃、钢牙、水桶腰，我要是有你这副尊容，早就羞愧得跑去跳淡水河了，哪还敢再留在这世上测试别人的胆子够不够大啊，真是丢人喔！”

“你……”

“嘘，你们别吵了，看！方有的大少上前去打招呼了，你们猜，他会不会是大少爷的朋友？”

“一定是的！像他这种‘极品’，也就只有长相同样‘美形’的人才能和他谈天，要是换成了我们，准是会被打回票的。”

“不错嘛！你倒还是有些自知之明，还晓得自己长得丑啊。”

“哼！你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丑人爱作怪。”

“你这个万年花痴女！”

“你……”

卡尔无视于自己所引起的骚动，一边注意着方雪茉的动向，一边则留意场上到底有哪个男人的外表长得比较符合吴德泰那个无耻小人的丑陋模样。正当卡尔逐渐“筛选”出几个看起来很有可能是吴德泰那鼠辈的人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嗨！Can you speak Chinese？”

卡尔头也不回，“我现在很忙，没事的话就少来理我。”

该死的！那个吴德泰到底是躲到哪儿去了？

“难道没有人教过你，回话时要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吗？这是一种礼貌。”啧！原来还会说中文啊，真没意思。

卡尔一脸不耐烦地转过身，“该死！你到底想做什么？”“该死？很有趣的形容词。”方雪茉淡淡地一笑，“我只不过是想确定一下自己是否认识你而已。”

卡尔一个挑眉，“喔？然后呢？”看样子，他应该就是洁丝敏的哥哥方雪董啰！

“我正在考虑该不该丢你出去。”

丢他出去？卡尔这辈子从未受过这种侮辱，但他仍压下脾气说：“你们中国人的词泄里不是有句‘来者是客’吗？况且，为了应景，我还特地带了份礼物来送你，如果这样的理由还是不能说服你让我留下来的话，我可是会收回礼物的喔。”

“你还有一分钟。”

卡尔早猜他会这么说。“要是拿你妹妹的安危来交换呢？”

方雪萋倏然一震，“雪茉？你想对她做什么？”一听全家最受宠爱的小宝贝有了危险，他再也无心卡尔抬杠，猛然冲上前抓住卡尔的衣领，一改先前温文儒雅的气息，凶恶地说：“你立刻给我离开方宅，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不然我会要你吃不完兜着走！给我滚。”

方雪萋推开他，站在他身后的是一大群满心疑猜的围观宾客。

“经过了这件事之后，你想再见到我也很难。”卡尔不以为意地拍掉身上的灰尘，若是在他的世界里有人敢这么对待自己，他老早就下令要随身的侍从摘下对方的脑袋了，哪还容得了方雪萋如此嚣张放肆？

“把话说清楚！”方雪萋咬牙说，他最不喜欢打哑谜了。

“如果说，我是唯一能保护她的人呢？”

与其一个人孤军奋斗，倒不如我方雪萋合作揪出那个可恨的臭男人。

这是卡尔的打算，他准备要将详情全告诉方雪萋。

“该死！”心乱如麻的方雪萋脱口而出一句诅咒，他怒视着卡尔，那愤怒的模样竟与方雪茉使性子时的娇嗔神态十分相似；虽然明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不是微笑的时候，卡尔还是轻笑出声。真不愧是兄妹。

“你笑什么？”卡尔脸上的笑容令他觉得刺目，方雪萋双拳紧握，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克制住脾气，千万别出手揍了他。“限你三十秒之内把话说完。”

卡尔倒也不啰唆，一开口便点明了来意，“我要你将吴德泰交给我。”

“吴德泰？”那个连他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同窗朋友？“你找他做什么？”方雪萋环顾着四周，奇怪？那家伙刚刚不是还在场上，怎么才一转眼就跑得不见踪影？

“他在哪里？”心中的不安逐渐扩大，再瞧方雪萋脸上闪烁不定的迟疑表情，卡尔慌了，他大手扯着方雪萋的衣襟，口气火爆地问：“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该死！什么叫你不知道？”卡尔放开他，蓦然惊觉方雪茉不知在何时竟失去了身影。

“洁——小雪茉她人呢？”

电光火石之间，方雪萋好象领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问，难不成……”

“就是你以为的那个‘难不成’，傻子，你还不快去找他！”

卡尔都快着急死了，万一要是来不及……不会的！卡尔飞快地将这个不好的猜测给甩出脑海，他是绝不会让那个畜生得逞的，吴德泰那个臭家伙要是真敢碰她的话，以兰奥·罗齐格亚一族的名誉起誓，他一定要阉了他。

“雪茉，你在哪里？”得知大事不好的方雪萋开始下令要佣人们一道加入寻找小雪茉的行列，“何妈，管伯，我要你们多带几个人去把吴德泰那个王八蛋给我打出来！”

难怪他觉得吴德泰人看着雪茉的眼神总是怪怪的，好象不晓得在打些什么鬼主意，他还以为是自己多心了，没想到……

“该死的吴德泰，你最好别像那个蓝眼睛所说的一样想趁机侵犯我的宝贝小妹！要不然……”他会乐意将他全身上下的骨头拆掉再重新组合一遍。

动员全部人手后，很快地，卡尔与方雪萋一行人依循着方雪茉细小的哭泣声，终于在方宅最尾端的一间客房内发现到他们的踪影。

当他们挟带着火气破门而入时，只见吴德泰那个畜生压在方雪茉身上，大手则正要褪下她的褻裤，方雪茉哭闹不休，小拳头如雨点般打在吴德泰的肩膀上，粉嫩的脸蛋上尽是纵横交错的泪痕，那模样看起来好不可怜。

“萋哥哥！”方雪茉一看最疼爱自己的哥哥来了，挣扎得更加激烈，急着想回到哥哥温暖而有力的怀抱里，“救我，我好怕……”

“该死！”原来那个蓝眼睛说雪茉有危险指的是这件事，如果今天他们未曾采信蓝眼睛的警告，没留意到雪茉的失踪……方雪萋一个甩头，不敢再深想下去，一抹狂炽怒火烧红了他的眼，方雪萋正打算要冲上前拉开吴德泰那个禽兽，狠揍他一顿时，一道黑影突然越过他，把他推到一旁去。

方雪萋微微一愣，待他回神时，妹妹雪茉早已经平安地脱离险境，而那个蓝眼睛正在痛殴吴德泰。

顿时，求饶声及哀号声交杂着响起，卡尔下手毫不留情，每记铁拳均无误差地落在吴德泰那个人渣身上，几乎打到他不成人形；吴德泰完全无招架之力，教一旁观战的方雪董大呼过瘾。

“董哥哥……”好不容易才从狼爪下获救的洁丝敏可没这等好心情，近乎全裸的她扑向亲人，惨白着脸，小小身子仍不停地发抖，那副模样让方雪董恨不得将吴德泰碎尸万段。

“乖，别怕，”疼惜地替她披上外套，将她每一寸暴露在外的肌肤全包裹起来，方雪董搂她入怀，“可怜的雪茉，有董哥哥和蓝眼睛的哥哥保护你，那个坏人一定会被我们打跑的，董哥哥保证，那个大坏蛋再也不会出现在雪茉面前，现在，乖乖跟何妈去休息好吗？你累了。”

尽职的何妈早已经等候在一旁，“来，小姐，让何妈帮你洗个澡，再上床好好睡一觉。”

方雪茉可怜兮兮地扑进何妈怀里，“何妈……”

何妈带着她往外走，“不怕！这次换何妈来保护你。”

“真的？何妈厉害吗？”

“这是当然的，想当初，何妈我……”

她们越走越远，直到听不见她们的交谈声为止，方雪董才将他的注意力又重新移转到眼前这场肉搏战上。他相信何妈一定能妥善地照顾她好，接下来，就只剩下该怎么来料理这个卑鄙小人了。

见卡尔打得也差不多了，方雪董这时终于出面喊停，“够了！蓝眼睛，你想打死他吗？”

“我叫卡尔，不是什么蓝眼睛。”说完，他又朝吴德泰的肚子上踹了两脚。

吴德泰被卡尔揍得鼻青脸肿，现在就算是他的亲生母亲站在他面前，恐怕也认不出他来了；他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用眼神向一旁的方雪董求救，希望他能够大发慈悲地拯救自己。

“OK，卡尔，你要是再不停手的话，他就会被你给打死了。”

“我就是要他死。”若不是不想让他太早解脱，卡尔真想手刃他。

方雪董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丁点欣赏他，再说，就光凭他护卫着雪茉的那股卖命劲，他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卡尔铸下大错。

“为了这种鼠辈而入狱的举动是不智的，卡尔。”

对付小人有对付小人的方法，没必要冲动地赔上自己的一生。

吴德泰，记得他是“吴氏海运”的么儿；方雪董嘴边噙着一抹冷笑，胆敢动他最疼爱的小妹，就该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他会让整个“吴氏”成为过往云烟。

“入狱？”卡尔一愣，进而大笑不已。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抓一个爵爷下地牢？更何况是身为女王侄儿的他！而且，在他手中还握有可以任意穿梭时空隔界的银镯……对了！他何不利用它，把眼前这个被自己打得半死的下流男人带回他那个时代再好好地凌迟他至死呢？卡尔嘴边的笑意更深了。

“说真的，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笑容。”那笑容太诡异了，仿佛像是在算计什么似的，令方雪董觉得不安极了，他很庆幸自己并不是他所针对的敌人，要不然，他很有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要带他走。”不是请求，而是卡尔惯有的命令口吻。

“不行！他是我的客人，虽然他万恶滔天，强暴雪茉未遂，他仍是我的责任。再说，”方雪董望着到现在还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吴德泰，“他都被你打到爬不过来了，送医大概也要躺上十天半个月，我想也应该够了。就此罢手好吗？剩下的，就由我来理，OK？”

卡尔斜睨他，“你这是在替他求情吗？”

“其实我比你更想痛打他。”但是对付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多的是，没必要弄脏自己的手。

卡尔不懂，“那你为什么——”

“相信我，卡尔，我比你更疼爱雪茉。”

“我不以为如此。”算了，也许他们这个世界有更适合用来惩罚这畜生的方法，反正他来此的目的已达成，其余的，就交给方雪董吧。

“你是雪茉的朋友？”他曾见过雪茉的朋友们，但从未看过有卡尔这一号人物存在，他到底是谁？

“我和她是不是朋友，你不是早已经有了结论？”卡尔从他阴晴不定的神色中便能推想得知他心中的臆测，“再来询问我，岂不太矫饰了吗？方雪董。”

“你……”

卡尔无意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发现四处皆看不到方雪茉的身影，他问：“洁——小雪茉

人呢？”

“她累了，所以我要何妈先带她回房休息。”

“是吗？”卡尔抚着下颚，既然他想做的事情都解决了，再逗留于此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和洁丝敏分开那么久，虽然才过了一个晚上，但在他的心中，却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相信她，恨不得能马上飞回去见她。“我知道了，等她成年后，我再叫人来接回她，在此之前，她就烦劳你们多照顾了。”说完，他毫不着地转身就走。

这个时候，窗外雷雨已停歇，整片天空又有了皎亮星光，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亦是返家的时刻。

“等等，”方雪董追了出来，在庭院中拦下卡尔，他气喘吁吁地问：“你刚刚是什么意思？”

卡尔取出银镯，“就是字面上有意思。”

方雪董好不容易才平顺气息，又被卡尔一席话吓得差一点就岔了气，“你想要我们家雪茉做你的老婆吗？”难怪他会如此痛恨吴德泰那人渣，原来他是相中了雪茉啊，咦！不对！他们的年纪悬殊那么大，莫非他想老牛吃嫩草不成？不行，方雪董和第一个投反对票，“不可以！我绝对不允许！我坚决反对！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也没用，洁——小雪茉她已经答应我了。”

“她见鬼的才会答应……莫非你引诱她？”

“我从不需要耐一些下流手段，洁——小雪茉是真心的。”

“我不相信！”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能懂些什么？

卡尔懒得跟他啰唆，“那就随便你。”

他戴上银镯，并暗自许下了想回家的愿望。

卡尔怪异的行为立刻挑起方雪董的疑惑，“呃……我能请问你，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吗？”堂堂一个大男人居然也会喜欢戴那种女人的东西，他难道不觉得丢脸吗？

“回家。”卡尔静待银光的降临。

回家？那他干嘛要戴上银镯？瞧见这奇怪的一幕，方雪董更加坚持不能将他们家的雪茉交给这种有特殊癖好的大怪人。

方雪董正想上前问个清楚时，一道银光倏然从卡尔的手镯内急泄而出，与天上柔和的月光交融成一片，就在方雪董的诧异下，皎洁光芒迅速笼罩了卡尔，卡尔微微一笑，壮硕的身形正逐渐淡化消失中。

“拜托你，方雪董，替我好好照顾她，别再让她受到伤害了。”

方雪董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

“拜托……”语落，银光一闪，广阔的方宅庭院内已不见卡尔的踪影。

过了许久，方雪董才从震惊中回复正常。

“他是个魔术师吗？”不然，这一切该如何解释？

方雪董想了很久，终于决定跳过这个问题，他慢慢踱回主屋，只要他别来打他们家的雪茉的歪主意，谁管他是哪根葱哪颗蒜啊？哼！什么叫替他好好照顾她？雪茉是他们方家最疼爱的小宝贝耶，哪里需要他多嘴来着？

总之，卡尔的如意盘盘是别想打得太早，他要是想从方家娶走雪茉，势必得先来场大战。方雪董充满决心地想着，殊不知卡尔与方雪茉的情根早已经深深埋下。

耀眼银光缓缓淡去，卡尔睁开眼，果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书房里。

他全身放松地吁了口气，顺利达成心愿的他，此时的心情不晓得有多快活。

接着，卡尔一个旋身，来到一张像木画桌前，桌上早已经放有一只纹有家族徽章的黑檀木盒，卡尔打开它，在后轻轻拔下了银镯，连同几份价值不凡的庄园让流书一并封存在檀木盒里。

妥善收好了镯子后，卡尔静立在落地窗前，突然低唤一声：“威尔。”

守候在门外多时的威尔立刻推门而入，“爵爷。”

卡尔背对着他，凝望窗外一片漆黑的景色，“小姐人呢？”

她应该早就歇下了吧？

“回爵爷，洁丝敏小姐在用过后膳后便回房休息了。”“她有无询问我的去向？”

“有的，小人谨照爵爷的吩咐，告诉小姐您有要事出门去了。”

“你做得很好，这里不用你伺候了，退下休息吧。”

“是，爵爷。”威尔退到门边，轻轻为卡尔带上了门。房内转眼间又恢复到最初的宁静。

好一会儿，卡尔才离开窗边，徐徐走出了书房，他决定要去看看他的洁丝敏睡得是否安好，不然他不放心。

超过了好几个回廊，卡尔推开方雪茉的寝室内，他无声无息地进入，毫不费力地便在一室昏暗中找着了四周皆垂挂着浅色纱帐的大床。卡尔来到床边，隔着一层薄纱，他瞧见了一张很容易便能挑起他一腔狂炽热情的甜美睡颜。

卡尔掀开纱帐，顺势坐在床沿，回想起乍见小雪茉时的震撼感动。他爱怜地摩挲她的粉嫩的红颊，决定要拥有个像她一样的小女儿。

突然的骚扰蓦然唤醒了浅眠的她，“卡尔？”

也就只有他敢如此大刺刺地在深夜里闯进她的卧房。

卡尔连半丝歉意也没有，“吵醒你了。”

“还好，”方雪茉一个起身，身上套的是一袭纯白素色的简单睡袍，她体贴地问：“你事情都处理好了吗？累不累？”

“喂，都没事了。”往后她再也不会被那个可怕的梦魇缠身了，她自由了。“还有，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谢谢你。”

方雪茉报以一朵柔美的笑，“我刚才作了个梦。”

“喔？”卡尔感兴趣地问：“是什么样的梦？”

“是一个梦，一个小时候的梦，梦里主角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好象叫什么泰来着。”

卡尔一愣，隐约觉得不太对劲，他怎么了？

“我梦见他人打得好惨，而且啊，打他的人和你对长得好像喔，然后……”方雪茉说到这里，突然噗哧一笑，“然后董哥哥就跟我说，那个人肯定有暴力倾向，甚至还有打老婆的可能，叫我千万不要跟他交往，要不然会被他给打死，结果我就被吓哭了，害得董哥哥被骂得好惨喔。卡尔，你说这个梦是不是很好笑？”

该死的方雪董！活该被骂死！卡尔在心底诅咒他千万遍，如果再有可能会遇上方雪董，他铁定让方雪董变成第二个吴德泰。

“呃，那个什么泰的，他到底是对你做了什么？要不然……”看来，他的确是改变了她的命运，“他又怎么会挨人揍呢？”

方雪茉想了一会儿，继而摇头说：“我不记得了，这不就只是个梦而已吗？对了，经你这么一说，我好象很久都没见过他了。”

“很久？”方雪董果然还是耍了一些小手段。

“嗯，很久。怎么了？卡尔，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的。”卡尔给了她一抹安抚的笑，“我只是在想，你要等到何时才肯点头嫁给我？我都快等不及了。”的确，全身皆沐浴在月光下的她，美丽得几乎快令她把持不住自己。

闻言，羞涩的红晕一直烧到耳根，如此大胆露骨表示让方雪茉不自在极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嘛……”

卡尔用指尖托起她柔嫩的下颚，“不用说的，那你要我如何感受我一腔为你而燃烧的的热情呢？”语落，他的唇已攫获了她。

卡尔熟稔的技巧唤起了她体内一股灼烫的渴望，他们的吻变得更深、更热情，方雪茉佷向他，小心不自主地缠上他强壮的颈背。

“洁丝敏，我甜蜜的小东西……”他收拢手臂，用力圈住她。

软弱无力地佷进他怀里，方雪茉几乎不能呼吸，她的内心燃烧着一股火热的需要，呐喊着想成为他的一部分。

第10节

书房里，方雪茉正在写信，再过五天即是她与卡尔的婚礼。

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方雪茉封上蜡，以确保信件在左经百年光阴后依然能够完好无缺。

做好她今天唯一的工作后，方雪茉百般无聊地单手支着下颚，卡尔没空可以陪她，因为要给她一个盛大而难忘的婚礼，他几乎忙得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为此，方雪茉深感内疚，所以她尽量没事就别去烦劳卡尔，以免真累坏了他。

看着光洁桌面上署名要给“方氏”的信函，说真的，方雪茉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就要为人妻了，她才二十出头，而且对象还是已经作古的他——若是以她出生的年代来算，没错，卡尔确实是作古了。

她要嫁给他呢！卡尔轻笑出声，一扫先前困扰了她许多天的忧烦情绪。

方雪茉收拾好桌面，起身离开书桌，站在落地窗旁。从这里眺望出去，她可以看到整个“蒙拿别馆”的活动情形，她瞧见了前庭有很多佣仆们正不停歇地为了五天后即将到来的婚礼而忙碌着，除了不断自四面八方涌进“蒙拿别馆”的贺礼之外，听说婚礼当天，女王陛下还会亲自莅临会场主持仪典呢。

女王陛下耶！这是不是表示陛下她也认同了自己呢？

能得到如此大的殊荣，方雪茉照理说应该会觉得万分雀跃才对，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忧心难掩，一儿也不像是出嫁在即的喜悦新娘。

是的，忧心。

如果这种紧压着胸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低落心情就叫忧心的话，此时的方雪茉的确是感到忧心不已，因为卡尔的前任情妇——乔妮·亚斯。

她深感忧心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那则卡尔死于情妇手中的记载。

为了不让卡尔分心，她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但自己却陷在担忧中，坐立难安……

卡尔沮丧极了，她心情恶劣得想尖叫。

就在这个时候，方雪茉赫然听见身后有一连串细微的脚步声接近，她以为是卡尔回来了，一抹欣喜窜过心底，她露出笑容，正想转身给他来个大拥抱的瞬间，一阵莫名的痛从后脑勺传来，她来不及反应，整个人便已经陷入了黑暗的迷雾中……

“爵爷。”

卡尔自一大堆宾客姓氏中抬头，眼底有着明显的不悦，“有事？”他今天就得拟出一份宴客名单给威尔，要不然会赶不上印制邀请函，到时可就麻烦了。

“是。”门僮惶恐地上前一步，“方才有人送简函来，指名要给爵爷，就在这儿。”

“简函？”卡尔一个挑眉，“是谁的简函？”

“是名陌生男子，他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吩咐小人务必将此简函送达您的手中。”

卡尔皱着眉头，觉得事有蹊跷，“拿过来。”

门僮立刻战战兢兢地把手上没有署名的信封递给卡尔。卡尔挥挥手，“你退下吧。”

“是。”门僮松了一口气，依令退了出去。

卡尔抽出了信封内的一张短笺，看着上面的字句，他的脸色越发惨白。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茉莉花凋零枯萎的话，在日落之前，你一定得赶往画在这张短笺后的木屋处，我们等着你，和你的小茉莉花一起，若是迟了，就准备来替她收尸吧。

记住，你只能一个人来，不然……

没有署名，信封内还附上一只茉莉造形的黄金耳饰。

那是他送给方雪茉的小礼物，全英国就这么一对，是他特地请安东做的，方雪茉很喜欢它们，几乎是寸步不离地佩戴着。

如今，其中的一只被取下送至他眼前，这岂不意味着方雪茉就落在他们的手里吗？可恶！卡尔愤怒不已，他气得双拳紧握，连带着手上的信笺也全皱成一团，但这都还不足以宣泄他的怒火。

卡尔怒火难奈地朝桌上用力一捶，该死！是谁的胆子这么大，明知道洁丝敏是他的女人，居然还敢动她！若是让他调查出来是谁搞的鬼，他肯定不会轻饶！

威尔闻声而入，“爵爷，您怎么……啊！”他看见卡尔红肿受伤的拳头，惊呼：“您的手都肿起来了，来人——”

“闭嘴！威尔，这点小伤不碍事的，快去拿条绷带来。”

“是，爵爷。”虽然不赞同，威尔仍是去拿了。

卡尔草率地为伤处缠上了绷带后，随即打开书桌的抽屉，从抽屉里头取出了一把小型的连发手枪，然后上膛。

“爵爷，”他不寻常的举动换来威尔的错愕，“您拿这把手枪想做什么？”

“洁丝敏被人绑架了。”

“啊！什么？洁丝敏小姐被人绑架了！莫非爵爷是打算……”尽忠职守的威尔立刻为自己请命，“请爵爷允许小人陪您一道去。”

“你当然也得去，不过，”卡尔的下文令威尔一抹与有荣焉的笑瞬间垮了下来，“你必须带着警察一块儿去，而且，还得要等我出发了以后，明白吗？”

伴随着一道不容错辨的泼水声，方雪茉呻吟着醒来。

“你给我起来，装死？”

方雪茉吃力地张开眼，除了感到头痛欲裂外，她根本就看不清眼前晃动不停的模糊身影。

那声音的主人瞧方雪茉一副爬不起身的软弱样，心中又是一阵狂怒火气，她抬起脚，不留情时便往方雪茉的小腹踹下，“你这个装模作样的贱人，再敢给我装死，我马上就尝你一顿鞭子吃，起来！”

“好痛！”方雪茉疼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够了，别玩得太过火，不要忘了，我们还得仰赖她把卡尔引过来呢。”这次开口说话的声音很明显是个男人，而且听起来很耳熟。

“哼！你不提挺好，一提起来，我又是一肚子的火气，全都是因为这个贱人，”她又踹了方雪茉几脚，“若不是她，卡尔大人也不会不要我，我恨她！恨她！”

在她的暴行下，方雪茉简直生不如死。

“不要再让我说第三次，乔妮·亚斯。”

乔妮冷哼一声，才不情不愿地饶过了他。

“你是乔妮？”方雪茉努力挣脱出迷雾，她赫然发现自己的双手正被反绑在后，整个人呈弓曲姿态躺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好不狼狈。

而高傲地斜倚在柔软的沙发椅内，一身暗红打扮的乔妮则是一脸怨恨地直瞪着她，那宛若要吃人的表情不禁令方雪茉头皮发麻。

接着，她看到他，一个戴着小丑面具的神秘男人。

“她是乔妮，那你呢？你又是谁？”

“我？你不妨可以称呼我为‘复仇者’。”

“复仇者？”方雪茉费力地撑起身子，“你和卡尔有仇？”

神秘男人发出一连串尖锐刺耳的狂笑声，“仇吗？不！应该是恨才对！我憎恨着他！如果没有他，他的爵位、财富，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权势都应该是属于我的！”他要卡尔死，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取回本该是他的一切。

“你的？”方雪茉突然灵光一闪，“你是科特？！”

乔妮惊呼一声，“死丫头，你怎么会知道？”

科特随手将取下来的面具往后一丢，他嘴边噙着笑，但笑意却未曾延伸到眼底，“你很聪明，人也长得漂亮，只可惜活不长久。”

不过却足够替他引来卡尔那颗痴情种了。

科特自方雪茉的肩后望去，一脸气急败坏的卡尔正半靠在门框旁不停喘着气，他眼底显露的杀气在见着科特的身影后，瞬间变成不能置信的迷惘与错愕。

“说实话，我没料想到你居然会比我所估计的时间还要提早到达。你一定是把她看得很重要对吧？卡尔。”

卡尔？方雪茉猛一回头，不可思议地圆睁着杏眼，果真是他。

感动之余，方雪茉也不免气他的愚蠢，“你这个大笨蛋！来这里做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快点回去。”

“你的意思是要叫我抛下你，”卡尔一脸无惧地走进来，蹲在方雪茉面前开始为她松绑，“不顾你的死活而独自一个人逍遥快活吗？原来在你眼里，我竟是如此寡情的人，我很重要，要不是因为场地不适合，我非狠狠地用鞭子痛抽你一顿不可。”

方雪茉一得到自由，立刻扑进他怀里，“人家是担心你嘛，你真舍得拿鞭子抽我吗？”如果他敢回答“是”，她获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老公。

卡尔轻捏她的鼻尖，“会舍得才怪呢！我疼你都来不及，又怎么舍得让你受一丁点的伤害？要不然，我根本就懒得走这一趟。”

方雪茉鼻尖微酸，“我今天有没有向你说过我爱你？”

“有！清晨时候你就已经说过一遍了，不过我不介意你再说第二遍。”

方雪茉自动地献上热吻，“我爱你，你这个大傻瓜。”“我也爱你，你这个小呆子。”

“你们恶心够了没？”一旁的乔妮看得是怒火中烧，她从未见过卡尔如此温柔的一面。她霍然从袖中掏出一把手枪，用枪指着方雪茉，“分开！我不准你和我的卡尔大人靠得那么近，马上给我分开！”

卡尔一扫先前教人沉醉的柔情似水，将怀中的方雪茉搂得更紧，他眼神冷漠地瞪着乔妮，“只要你把枪放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今天所发生的任何事。”假若她再继续执迷不悟的话，他会不顾念以往的情分，亲自把她送进地狱去。

卡尔脸上的冷冷寒霜冻得乔妮心痛不已，“难道我对你不具任何意义吗？”她也爱他啊！为什么就只有她的爱得不到回应？为什么？

“我以为我们当初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你贪图的是我的钱，而我则需要你的身体，维系在我们之间的就只是个交易，其余的什么也不是。”

乔妮嫉妒地着相偎的一对倩影，“你不要我了？你只要她？”

“你还不明白吗？乔妮，我根本就没爱过你，就连喜欢也构不上边。”

方雪茉在心底向乔妮说了无数句对不起，她更加地贴近卡尔，相信只要身旁有他，他便能为自己挡去所有的狂风暴雨。

乔妮一时受不住刺激的大笑起来，“你不爱我了，不爱我了——”

“卡尔。”乔妮突然陷入疯狂的神情令方雪茉觉得不安。

“没事的，别怕！就算是死亡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那……如果死掉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呢？”

“蠢话！你舍得丢下我独自离去吗？”

“若天命难违呢？”

“去他的天命难违！我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你要是真敢丢下我一个人，当你不再呼吸的那一刻起，我发誓我一定会立刻自我了断，然后追上你，狠狠地痛揍你的小屁股，我说到做到，不信的话，你不妨可以试试。”倘若这世上再也没有她，他宁愿一死，也不愿意一个人苟活着。

“你不可以！即使没有了我，我也要你好好地活着。”

“那你更要好好地保重你自己。”

方雪茉哽咽了，“傻瓜！你真是个大傻瓜！”

卡尔与她额头碰额头、鼻尖碰鼻尖，笑说：“傻瓜配呆子，不正是绝配吗？”

“那你们就一块儿去死吧！”

乔妮正要扣下扳机，手中的短枪却被一旁冷眼看待这一幕的科特所夺，“急什么呢？”科特举起了枪身，指着卡尔的胸膛说：“我们都还未讨论出结果来呢，对吧？亲爱的‘弟弟’？”

“我很惊讶，为什么会是你？”长年来，他一直当科特是自己最得力的左右手，虽然兄弟间难免会有意不合的时候，但卡尔怎么猜也猜不到科特居然会对自己生出一股恨意，而且还深刻到想杀掉自己的地步。他们不是好兄弟吗？为什么到最后竟会演变成手足相残的悲哀局面？

“你不该出生的！因为你的存在，我的价值完全被否定了，兰奥·罗齐格亚的继承人理应是我才对，只因为我的母亲是平民，是父亲所豢养的情妇，所以我的身份就不被承认，而将本该属于我的爵位传给了你，这很不公平，不是吗？”

“你想杀我，就只是为了侯爵这个头衔吗？”

“只是？”科特一阵狂笑，继而揍了他一拳，“你懂什么？一出世就赢得所有人的宠爱，拥有兰奥·罗齐格亚的继承权，享有无数财产、权势的你是不会懂的，不可能懂的！为了要把你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我暗中计划了很久，我要杀了你！然后再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卡尔拭去唇角的血丝，“杀了我也难逃法律的制裁。”科特笑得更猖狂了，“杀了你之后，我就是继任的兰奥·罗齐格亚侯爵了，他们敢拿我如何？”

“对！杀光他们！”已经陷入半疯狂状态的乔妮在一旁煽动他，“整个‘蒙拿别馆’就是我们的了，杀了他们！杀！杀！”

科特如她所愿地扣了扳机，震耳欲聋的枪声蓦然响起，惊动了屋外一群飞鸟，飞鸟吓得四处逃窜，而腹部中枪的乔妮更是一脸的惊讶与愕然，不明白科特为何有此举。

“为什么？我们……”一口鲜血倏然从她口中喷出，“我们不是朋友吗？为什么？”

“你不是很爱卡尔吗？我这是在实现你的愿望啊！你放心好了，”科特又朝她开了一枪，“他很快地就会去找你了，你就先走吧……”

“你……”乔妮不甘心地闭上双眼，她仍逃不过死神的召唤，含恨而终，结束了她华美而多歧的一生。

“笨女人。”科特低咒一声，他生平最讨厌别人指使他了，而乔妮刚刚好就犯到了这个忌讳，也算是死有余辜了。一记枪声打落了原本被他握在手上的短枪，也一并轰掉了他脸上的得意笑容。

“卡尔？”科特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掌，以及眼前犹冒着白烟的枪管，感到万分错愕。

“你怎么……”

“这种小玩具我多的是。”卡尔一手用枪指着，一手则扶起了方雪茉，“去拿条绳子来，洁丝敏！”

“噢！”捡起了之前用来捆绑她的粗绳，途中经过倒在一片血泊中的乔妮，虽然她们从一开始便是敌对的态度，但看到她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方雪茉也不免觉得歔吁不已。

“我真还是赢不了你。”科特认命了。

卡尔将他双手反绑起来，“你仍然是兰奥·罗齐格亚家族的一份子，我会要他们从轻发落的，‘哥哥’。”

这是卡尔第一次如此称呼他，也是他唯一能够赐予他的“慈悲”。

这个时候，忠心的威尔领着警员匆匆赶到现场。

“爵爷、洁丝敏小姐，你们都没事——科特大人？！”威尔当场愣在原地。

“嗨！威尔，”科特高举着被绑住的双手，笑容满面地和他打着招呼。在“蒙拿别馆”，也就只有这个老好人真心把他当作是一位主子来看待，并不会像其他的奴仆一样，尽拿些冷嘲热讽的话来讥笑他、鄙视他，背地里总是瞧不起他卑微的身世；他是真心喜欢这个老人。

“好久不见，你的身子骨看起来仍旧是那么的硬朗，近来好吗？”

“托、托科特大人的福，我近来很好……”为什么是他？

“那很好。”科特被两名警察架着走，在行经卡尔的身边时，他倾身向前，用只有卡尔才听得见的耳语说：“您放心，‘卡尔侯爵’，我绝对不会令兰奥·罗齐格亚之名蒙羞的。”

“科特，你……”他想做什么？

他抛下一抹微笑，像个从容赴死的死士般走出了他们的生命。

“不应该是这样的，”威尔望着科特不曾回头的背影，科特幼时纯真无邪的稚语仿佛清晰地萦绕在耳边；他是那样地活跃聪颖，那样地惹人心怜，威尔一点儿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科特大人是个好孩子，一直都是。”

卡尔轻拍他的肩膀，破天荒地安慰他，“我知道，我们回去吧。”

几天后，从监狱传来科特服毒自杀的消息，卡尔这时才明白，科特早已经有了死亡的觉悟。

卡尔带着威尔和一些家仆，亲自到监狱的停尸处领回了科特的遗体，并且将他葬在兰奥·罗齐格亚一族的墓园内。

婚礼过后的某天，方雪茉把前些日子写好的信件放入了一只绘饰着族徽檀木盒里，看着丈夫卡尔为它封上蜡油。

她不放心地问：“它们真能平安送达安东的手上吗？”

婚礼过后，不知道是因为何种缘故，安东居然失踪了。为此，方雪茉焦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她不仅仅是为安东的安危，更是为了书信的送往很有可能会中断而深感忧心。安东到底上哪儿去了？没人知晓这个谜底。

卡尔倒是不像方雪茉那急躁难安，反正把所托之物全差人送上“德里”就对了，虽然目前仍无法精准地掌握到安东的下落，但他总该回家吧？待安东安然返回“德里”之后，他一定能明了他们送上礼盒的意思。

“你别担心，洁丝敏，安东会收到这只礼盒的。”

“你为何能够如此肯定呢？卡尔。”她反而不像卡尔一样乐观。

“因为你在这里啊。”

“咦？我吗？”方雪茉听得是一头雾水，书信到底能不能平安送返与她的人在不在这里又

有何关联呢？“我不懂，为什么？”

“因为我和安东做了个‘约定’……”此话一出，卡尔忽然惊觉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当中，轻易地透露出他和安东之间某人不为人知的“小秘密”，霎时，卡尔恨不得能咬断的舌头。

“喔？”方雪茉脸色一变，不再先前的慌张急躁，她微微勾动了嘴角，眼中有一种非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强悍坚决，“是什么样的‘约定’啊？卡尔。”

她就知道！她就知道那日安东突然将镯子转赠给自己的举动绝非是一时的偶然，原来所有的解答全在他身上！她今天非逼得他说出来不可。

“快说！不然就不准你进房睡觉。”

不准他进房睡觉？那不等于要他禁欲？不行，他会憋死的。

“洁丝敏，”卡尔脸上溢着笑，可怜兮兮地和她打着商量，“换个惩罚好不好？”

方雪茉倒也好说话，“行！那就罚你不准碰我。”

嗟！换汤不换药，结果还不都一样。

“洁丝敏……”

“你到底说是不说？”

“我……”他若是说了，恐怕下场就不只是如此而已。方雪茉见卡尔面有难色地犹豫着，她脾气一来，忍不住大发娇嗔，“卡尔·兰奥·罗齐格亚！你好样的！你就一辈子死守住那个见鬼的‘约定’好了，哼！”

说完，她扭头就走，远远地将卡尔给抛在身后。

卡尔急忙嘱咐下人一定要把檀木盒送往“德里”后，随即慌张地追了上去，“洁丝敏……”

“不要叫我，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洁丝敏……”

她硬是加快了脚步，“听不见。”

“洁……”

尾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方雪茉的亲人们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

给我最亲爱的爹地、妈咪、董哥哥和蒲小弟：

你们好！我是你们最疼爱的雪茉。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怀疑，我知道这封信总有一天会送达到你们手中，虽然很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因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我竟然穿越了时空，抵达了我目前所属的世界——一百多年前的大英帝国。

因此，也请你们千万别为了我的安危而担心，我很幸福，这就是我所要传送给你们的讯息。当然更要感谢我的好友安东，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卫恒，若不是因为有他的协助，来替我跑这一趟路，做我的信差，你们就无从得知我的近况如何了。

我很快乐，永远都不要怀疑这一点，我被一个男人深深溺爱着，他叫卡尔·兰奥·罗齐格亚——是名侯爵，既有钱又有势，而且还是女王陛下最宠信的臣子与侄儿，套用现代话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金龟婿，待在这个时代里，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根本没有人敢来欺负我。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有baby了，我希望baby能是个小男孩子，有着卡尔漆黑的发丝与一双湛蓝的明瞳，但卡尔却说他喜欢小女孩，最好是长得像我一样漂亮，和爱跟他撒娇。总之，他(她)会是我们心爱的小宝贝，我与卡尔满心期待着小baby的降临。最后随信附上我们请人绘制的画像，和几份坐落在英国境内的庄园让渡画。依照卡尔的说法，这些让渡画是要给你们的聘礼，也是卡尔的一点心意。他对于独占我一事感到愧疚，我心亦然。我爱卡尔，像他爱我一样的深爱着他，所以请你们能够原谅我的不孝，我实在没有办法割舍得下他。我想这样的心情，爹地、妈咪，和董哥哥你们一定能够体会吧？

我爱你们，即使我的人已经不在你们的身边，但是我们会活在对方的心中，永远。

不能尽孝的雪茉·方·兰奥·罗齐格亚

附记：我曾听何妈说过，闯了祸就只会眼泪来敷衍了事的狡猾妈咪，在非常状况下会突然发起爽来把人狠揍一顿，这是真的吗？

“这丫头……”于心琳漾着笑，轻拭眼角的泪水。她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为爱女掉眼泪。

一旁的方雪堇则是心急地拆开了画轴上的封蜡，想一探能让雪茉如此痴迷，甚至为了他而决定不回来的神秘男子究竟是生成何种俊雅绝伦的面貌。

“啊！这个男人，他……”方雪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名站在雪茉身旁的男人，就是在多年前特地来警告雪茉有难的外国男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方雪堇觉得他快疯了。

“他？”方剑峰也凑过来想看看女婿的真面目。瞧他一身贵气傲然，眼底尽是对雪茉的深情爱意，他心中顿时对这女婿生出了一股好感。“嗯，很出色的孩子。他有什么不对劲吗？”

方雪堇深吸了一口气，“记不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们，那年从吴德泰那个人渣手中把雪茉平安救出来的其实是另有其人？”

“事情闹得这么大，你想有谁会不知道来着？”方雪蒲送给他一记“你在说废话”的眼神。整个“吴氏”还是他一手搞垮的呢，难不成他又想炫耀自己当时的丰功伟业吗？真是爱现。

方雪堇突然爆出了惊人之语，“他就是救了雪茉的那个人。”

“啥？！”

众人的表情不一，但都是震惊的成分居多。

“你耍人啊！堇哥，”方雪蒲率先发难，“小茉姐不是说她的丈夫还在十九世纪吗？既然人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他怎么可以跑到这里来拯救小茉姐呢？你是睡傻了吗？堇哥。”

“是啊！阿堇，”方剑峰是第二个发难的人，“看他们的年纪相当，他不会是小茉的救命恩人啦。”他记得那人应该大雪茉很多岁才是，“大概是你认错了，你再看清楚些，就会慢慢地发现并不是他了。”

于心琳接着说：“阿堇，你一定是累了——”

“我很确定我的神智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没有认错人，更不会觉得累。就是他，我能肯定。”方雪堇蓦然明白卡尔当初所说的那句话。原来，他早已经策划好这一切，雪茉的失踪绝非是突然，而是源自百年前的一桩“阴谋”啊。

“卡尔，”方雪堇依稀还记得他的名字，他遥望着窗外蔚蓝的晴空，被气流吹散的厚密云层好似化作他俩鹣鹒情深的身影，“我们家的小宝贝就交给你照顾了。”

“阿堇，你真能肯定是他？这怎么可能？”

“就是呀，堇哥，你该不会是在唬弄我们吧？”

“阿堇，你要不要上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妈咪看你的脸色实在是糟糕喔。”

“顺便去一趟精神科吧！检查看看堇哥脑袋是不是有问题？”

“阿蒲，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我没说错呀。”方雪蒲一脸的委屈。

于心琳抡起拳头，“你还说！”

“啊！爹地救我，妈咪要揍我。”

“妈咪，”方雪堇袖手旁观地坏坏笑着，“给他死。”“哇！堇哥，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呢？还不快救我——”